

困學紀聞注

15
495
8





困學紀聞注卷十一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

後序云韓非子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

於攷證原注呂成公龐澤集文取此篇○元圻案韓非子初見秦王曰

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

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文與韓子同鮑彪注

云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又曰論事深切著明荀卿不如秦

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張儀名之惜哉據此鮑氏知此

說之不出於張儀而不知其出於韓非也故王氏以為失攷元吳師道國策

校注引此條補之曰張儀當作韓非又書姚宏序後曰予讀呂子大事記引

刻川姚宏知其亦注是書考近時諸家書錄皆不載後得於一舊士人家其

自序云嘗得本於孫朴之子慤朴元祐在館中取曾鞏本參以蘇頌錢藻劉

敞所傳併集賢院新本上標錢劉校字而姚又會萃諸本定之每篇有異及

他書可正者悉注於下因高誘注閒有增續簡質謹重深得古人論撰之意

困學紀聞注

卷十一

校

門仁5  
籍495  
卷8

困學紀聞



大與鮑氏率意竄改者不同宏字令聲待制舜明廷輝之子為刪定官忤秦檜死大理獄弟寬令威憲令則皆顯於時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雜史類戰國策注三十二卷舊本題高誘注今考其書實宋姚宏因誘注殘闕而補之又注十卷宋鮑彪撰又注十卷元吳師道撰取姚宏鮑彪注參校而雜引諸書以證之增所遺者謂之補糾所失者謂之正

鄒忌不如徐公美

見齊策

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修於

外王闔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飾

冠帶顧謂其妾妾曰倭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

倭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

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倭

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倭臣至臨淄水而觀然

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

集證此條新序今佚引見御覽三百八十二

與鄒忌之言略同洪景盧

全云文敏公邁盤洲弟

謂孟子所書齊

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

者多矣

元圻案容齋三筆一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云管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邪

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實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子既自為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集證今按晏子春秋內篇問下與孟子同

齊負郭之民有狐喧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

見齊策

按呂

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

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

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

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

呂

案史記索隱曰大呂齊鐘名

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



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呂覽

作三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

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

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

南方來鮒入而鮒居高誘注鮒小魚鮒大魚魚之賊也使人

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

援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齊策斲之檀衢下又云齊孫室

篇云更陳斧質於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漢古今

人表作狐爰在中注即狐咥也愚謂殺諍臣者必亡

狐援其洩治之類乎元圻案洩治事見左傳宣公九年洩治臣

模不幸則歐陽澈

齊威王封卽墨大夫注見上卷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

不下田單以卽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卽墨大夫

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建不聽而亡吁何卽墨之

多君子也建能聽卽墨大夫之謀則齊可以勝秦

矣國未嘗無士也何云是故趙襄子曰尹鐸之所寬也全云此

策燕昭王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

外燕兵獨至臨淄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卽墨史記田單列傳燕引軍東

圍卽墨卽墨大夫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

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卽墨距燕昭王卒惠王立田單縱反問燕使騎劫代

樂毅單遣使約降燕軍益懈擊之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

入臨淄而聽政齊策齊王建入朝于秦卽墨大夫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

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以百數王收

而與之十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為

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

如是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齊王不聽遂入秦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

馬琦宋史紀事本末度宗咸淳十年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曰內

都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現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



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拒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  
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  
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因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  
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治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似道得書抵  
之地尋中以危法罷免之又帝暴德祐元年七月元主詔伯顏直趨臨安八  
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宜分境內為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益湖南而  
建闢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闢于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闢于番陽  
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闢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番陽取江東揚州取  
兩淮地大力眾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  
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  
為迂濶不報

太平御覽三百三十一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

山據險擅利而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  
侵掠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  
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無所得自然  
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何云陸遜破昭烈於猇亭微得此意今本無之

元圻案通典一百五十九兵十二載吳子問孫武曰云云與此文同惟保山  
據險作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作常利而處之牧採作樵牧故作固又多敵據  
險隘我能破之也兩句 姚寬戰國策後序曰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  
貞索隱五事像讓擊襄子之衣衣盡血呂不韋言周凡三十七王白圭為中  
山將亡六城還拔中山馬犯謂周君馬犯謂梁王云王病逾作瘵字廣韻七  
事晉有大夫芬質音撫文切羊千者著書顯名安陵丑雍門中大夫藍諱晉  
有亥唐趙有大夫庫賈音肇訓門也齊威王時有左執法公旗蕃玉篇一事  
驥仰而噴鼓鼻也太平御覽二事洞若耶以取銅破忠山而出錫廊廟之椽  
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非一國之志元和姓纂一事引風俗通云晉大夫芸  
賢春秋後語二事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瑟平原君覺者注云躡躡躡  
之名後漢地理志一事東城九門注云碣石山在縣界後漢第八贊一事廉  
頗為人勇鷲而好士藝文類聚一事蘇秦為楚合從元戎以鐵為矢長八寸  
一弩十矢俱發北堂書鈔一事楚人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徐廣注史  
記一事韓兵入西周令成君辯說秦求救張守節正義一事碣石九門本有  
宮室以居舊戰國策一事羅尚見秦王曰秦四塞之險利於守不利於戰李  
善注文選一事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高誘注云四面有山關之固  
故曰四塞之國也皆今本所無吳師道曰此序題姚寬撰附於姚注本者皆  
與宏序同特疏列逸文加詳考其歲月則在後乃知姚氏兄弟皆嘗用意此  
書寬所著者今未之見 王氏此條合威獨未之及故備錄姚序以互相攷  
補云

樂閒入趙燕王以書謝焉見燕策新序以為惠王遺樂毅



書元圻案新序雜事三田單患樂毅善用兵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田單設詐大破燕軍殺騎劫復收七十餘城而燕惠王大慙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君捐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竭其願而君弗肯聽也故使使者陳愚志云云吳師道國策補注曰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計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知新序之說為是馬氏釋史曰史記國策皆以為燕王喜與樂毅開書按二書往復辭旨頗相酬答當以新序為是燕王名喜惠王之會孫史記樂毅傳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間為昌國君

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國無惡聲元圻案國策作君子絕交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戰國有兩公孫宏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

中山言司馬熹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為

二案史記將相年表武帝元朔五年以公孫宏為丞相對平津侯韓子說林云公孫宏斷髮而

為越王騎是又一人也集證容齋四筆云後漢明帝時有幽州從事公孫宏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傳

又按晉惠帝時亦有與平津侯同姓名者為楚王偉長史見晉書王渾潘岳楚王瑋傳○元圻案戰國策公孫宏語孟嘗君曰君不如使人先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矣暇從以難之意者秦王不肖之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孟嘗君曰然願因公往矣又司馬熹使趙為已求相中山公孫宏隱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宏參乘公孫宏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頃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宏宏走出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

國策遺逸如司馬正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

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

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引九門本有宮

室而居今本所無元圻案姚宏所舉佚文較姚寬少二十事其呂不韋一事寬舉史記索隱而不及文選容齋四

筆一謂韓非子新序說苑韓詩外傳高士傳所引用者多今本所無然則寬所舉亦有所遺也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為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



有死無貳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  
鍾儀操南音事見左傳樂毅不謀燕國之意哉秦穆  
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訓矣元獻  
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元圻案史記秦本紀由余其先晉人也  
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  
秦秦以女樂遺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遂去降秦秦用由余謀伐戎  
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閻氏潛邱劄記二綱目報王三十六年趙王欲使  
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  
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按綱目滅晉通鑑原文為識  
者所不取此段則原文所無而綱目補出者然有關係嘗問諸人人莫能應  
余考之出三國志魏武帝紀注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  
臺注引魏武故事載公十二月己亥令曰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  
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臣若獲展放在他國沒世然後已不  
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孤每讀此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  
子十過由余對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

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

之不服者三十三

元圻案唐書褚遂良傳遂良字登善散騎常侍  
亮子帝嘗怪舜造漆器禹彫其俎諫者十餘不  
止小物何必爾邪遂良曰雕琢害力農纂繡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  
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  
流則無復事矣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  
之刑今按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閻案士  
龍名季

宜永嘉人卽前所謂薛常州也齊威之霸三語乃使還言於孝宗以攻其左  
右者○元圻案列女傳虞姬者名媚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位佞臣周破  
胡專權擅勢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肯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  
胡議佞之臣也不可不退王大悟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  
遂收故侵地齊國大治薛士龍浪語集奉使淮西回上殿第三劄子曰齊  
威之霸其機不在阿卽墨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不公而齊威之刑賞不  
行焉則爲欺者始無以禁之矣呂成公薛常州墓誌曰薛季宣字士龍除  
大理寺主簿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還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  
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卽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  
開納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史部傳記類古列女傳七卷續傳一卷漢劉向



撰續傳不知誰作或曰班昭或曰項原皆影附無據也

大事記周安王十六年魏以田文為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

姓名適同而在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

吳起問答與史記略同以上皆解題文西山讀書乙記謂田

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見其可也誤

以為孟嘗君元圻案審分覽執一篇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

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明日饜蠶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後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而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選曰與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矣四庫全書簡明日錄宋真德秀讀書記六十一卷原本分甲乙丙丁四集今惟存甲集三十七卷皆論天人理氣之奧乙集二十二卷論虞夏以來名臣事迹略倣編年之體今本止甲集無乙集

王逸注楚辭自序云屈原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

姓全云蓋公族大夫之職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

厲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以強幹弱支則

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庚桑楚曰昭景也著戴也甲

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

也此陸氏莊子釋文之文甲氏其即屈氏歟秦欲與楚懷王會武

關昭睢屈平皆諫王無行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

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於秦東地復

全三閭之賢者忠於宗國所以長久全云昭奚恤昭陽亦戰將元圻案

漢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實關中見漢書婁敬傳昭睢之諫見史記楚世家屈平之諫見本傳戰國策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歸於齊王前歸齊王隘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傅慎子曰獻之太子歸即位齊來取地昭常曰不可予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



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常請守之長鯉曰楚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  
新序載屈盧不從白公為亂亦三閭之賢者也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

策作館莊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何云論語稱卞莊子之勇索隱

所引或傳寫之誤而註者又妄為之說歟○元圻案史記陳軫傳惠王曰今韓魏相攻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願子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監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其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戰國策三陳軫謂楚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云云蓋以管與而并誤以卞莊子為管莊子索隱又誤管為館也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於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今年伐韓明年伐魏

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遠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

不亡閻按韓玘亡韓事不經見僅李斯上書短趙高云宋子罕劫君齊田常取國繼以信高之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斯與同時事定有據而王氏用此亦新矣哉○元圻案史記范雎列傳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為天下樞以威楚趙強則附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身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林少穎史論曰秦之所以能并諸侯者其實出於遠交近攻之策是謀也出於司馬錯成於范雎蘇子由古史四十九范雎蔡澤列傳蘇子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及雖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實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為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史記李斯列傳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



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

周赧王卒於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

猶存也壬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事在秦莊襄王元年作

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統於七國之上何云自威列王

後即當與七國平書 又云三晉猶王所命而齊威朝周秦楚皆故臣也王雖微弱可遂與之等夷乎乃得春秋存陳

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閣按通鑑已然朱子以為未當

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元圻案史記周本紀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

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五十九年秦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秦遷西周公於蕞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西周通鑑周紀終於赧王五十九年乙巳是歲赧王崩次年丙午即以秦紀繫年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胡三省註曰西周既亡天下莫適為主通鑑以秦卒併天下因以昭襄繫年大事記卷五終於周赧王五十九年卷六終於秦昭王五十二年解題曰是歲秦既滅周故以秦年統諸國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唯燕為舊

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

軻其能國乎閣按楚為黃者僅幽王悍十年悍卒而猶立是為哀王仍考烈王所生也秦長安君亦爾借讀史者不能析別

之。元圻案史記春申君列傳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承間以說春申君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楚世家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呂不韋列傳安國君中男名子楚質子趙呂不韋取邯鄲姬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昭王薨安國君立子楚為太子秦王立一年薨諡為孝文王太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三年薨太子政立

老泉權書強弱篇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

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案史記秦本紀惠文君後元九年伐蜀滅之秦始皇本紀二十

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

再戰而燒夷陵也何云宋之亡也蜀先破而襄陽隨之 又云穆公并國二十而遂霸西戎惠公取蜀而秦以益



強富厚輕諸侯蓋皆得蠶食之策齊楚最遠故最後取之也。元圻案史記楚世家頃襄王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白起拔郢燒先王墓夷陵索隱曰夷陵名後為縣屬南鄭平原君列傳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卒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林少穎論秦惠王伐蜀曰用兵之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蜀瑕而韓堅故先蜀而後韓韓魏瑕而齊楚堅故先韓魏而後齊楚此蓋先瑕而後堅也瑕者既為我所有則堅者果何所持哉與老泉同意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

荆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

非封衛也全云商君卻有衛鞅之稱王劭亦非無據。元圻案戰國策鮑彪注陶穰侯邑衛自梁襄王後稱君吳師道曰索隱引延篤云陶朱公子荆非也王劭曰魏冉封陶商君姓衛謂此云爾姚氏亦引之今案史記魯仲連傳王劭注亦作商君姓衛鞅本傳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所載姓氏甚明作姓衛皆誤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不易得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

者矣愚謂董晉之答回紇語李懷光譚閣按文苑忠

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公之筆力

足以發之也原注董晉行狀燕將錄 閣按董晉行狀曰先皇帝時

力焉約我為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使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眾皆環公拜李懷光反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捨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燕將錄曰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後稱趙朱滔稱冀田說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抵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為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為子



孫世世之地然甲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騎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東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繞壘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檻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圍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鷲一可支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城數千里倚渤海牆太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鈔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織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非倡顧翫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拜今幸枉大教吾心定矣何云韓學左傳全云董晉庸人耳韓公為之點綴生色本來面目希矣譚忠則信有策士風元圻案唐書董晉傳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貞元九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贊謂晉儒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又藩鎮劉總傳譚忠絳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胡三省於唐代宗紀董晉使回紇下注云此韓愈狀晉之辭容有溢美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

之倚伏可畏哉原注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報王卒皇甫謐曰走歲高祖生閭按臣瓚以高帝為漢王年四十二則生於

秦莊襄王四年甲寅是亦秦亡之歲哉集證袁文襄膺間評秦始皇初即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梁武帝獄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亦以是年生陰極陽

生陽極陰生之理詎不信耶。元圻案秦莊襄王以四年薨始皇即以是年即位故袁氏云爾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始皇立閭按秦本紀為四年此從六國表而

伯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

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

也何云元滅宋而國亡於瀛國之子亦可異矣又云天道有不可誣非妄為報應之說元圻案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秦二世元年七月楚隱王

陳涉起兵又秦八月武臣始至邯鄲自立為趙王九月項梁號武信君齊王田儻始沛公初起韓廣自立為燕王魏王咎始起者七國此云五國者蓋以沛公非諸侯後而項梁初起亦不假楚號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

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

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元圻案史記始皇本紀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

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賈山至言秦皇



帝曰死而以諡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漢書王莽傳天鳳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更書明帝紀帝末年好鬼神多忌諱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南頓縣舍復南頓田租父老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當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違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

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全云宋宏之對光武亦其類也。元坊案史記信陵君列傳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者鄙兵而存趙與平原君計欲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歸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漢書尹翁歸傳翁歸守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且私宋傅堯俞以陳師道貧懷金欲餽之竟不敢出口事正相類

籍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何

東蒲為脯見風俗通集證西征賦野蒲變而為脯苑鹿化以為馬善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為脯二世不覺高欲

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元坊案漢書異姓諸侯王表序秦既稱帝墮城銷刃籍語燒書師古曰籍謂籍

籥其口不聽妄言也即所謂禁語者也賈誼過秦論於是廢先王之遺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藝文類聚引史記云趙高將為亂先設驗獻蒲以為脯惑二世有言蒲者誅之今史記無史記始皇本紀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誅乃詐以義立我我聞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于齋宮

韋昭洞歷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

歌原注古歌尚質心無秣馬金闕之語蓋依託也全云此條注是正文又云洞歷記本偽作何云豈有感於已之遇暗與叢勝至此書何足傳集證吳志韋曜傳曜因獄吏上辭曰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多虛無錯謬尋按傳記考合盟同宋撫耳目所及以作洞歷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此條所引見御覽五百七十二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殺桃林晉地非秦有也閻按孝公非春秋時全云此言春秋時之秦尚弱耳



史記正誤 原注索隱正義史剡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攷正者皆不著。元圻案張守節裴氏集解序注云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繫姓章矣書缺有閒乃時見於他說五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歷敘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虛語爾 案此是胡致堂所作復州重修伏羲廟記述其第五峰語 朱子 答呂子約書 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 元圻案胡大紀五帝紀論曰包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五君有先天地開闢之仁後天地制作之義故孔子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黃帝堯舜氏沒顓頊高辛皆嘗帝天下矣孔子所以越而遺之者以三君居位僅可持其世而已未嘗有制作貽萬世故也則五帝之名實定矣 國朝王氏

鳴盛十七史商榷曰周禮春官掌三皇五帝之書則五帝以前固有二皇矣偽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而史記則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為五帝無少昊考昭公十七年左傳少昊氏鳥名官杜預云少昊金天氏黃帝之子疏引大戴禮帝系云黃帝生元囂史記云黃帝生二子其一曰元囂是為青陽據世本及春秋緯皆言青陽即是少昊黃帝子代黃帝有天下號曰金天氏雖史記言青陽降居江水與諸書言有天下不同而其為黃帝之子則同意者亦如帝摯立而不終故當統於黃帝為一代之不得別為一帝偽孔說非矣且史記所數五帝本大戴禮五帝德篇此孔子之言豈可不依又易繫辭以伏羲神農為上古黃帝堯舜為後世聖人二者顯有區別然則羲農為皇黃帝等為帝明甚紀聞引五峰說大繆 王禮堂先生據繫辭以定三皇五帝說最精當然則五帝之數當以大戴史遷為正而不錄伏羲神農究屬史遷之疎王符潛夫論曰世傳三皇五帝多以伏羲神農為三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祝融或曰女媧其是與非未可知也將何據乎述其可信者而闕其可疑者庶幾得之

舜年二十一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 舜 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



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元圻案書載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計

舜年百有十歲如史記則止百歲 林氏尚書全解曰舜居於側微者三十年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共為三十堯崩居三年之喪畢而後即位五十年而崩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以三十有三載并十有七年是舜崩之年蓋年百有一十二歲而太史公曰云云其說特異於經當以經之言為證按此舜年當百有十三歲漢孔氏傳曰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正義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其一即在三十在位之數惟有二年是舜年六十二為天子是舜凡壽百一十二歲也

夏本紀大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

康立左傳

襄四年

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

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疏

閻按左傳正義與史記索隱正義正同 何云夏統中絕百載不紀羿浞子孫紹復大業所以可尚也○元圻案通志夏紀按曰計太康失邦至少康復夏蓋百年之閒夏之亂甚矣少康之功高矣司馬遷之紀不志其事可謂疏矣 明徐孚遠曰史遷時左傳未出不知羿浞之事故不著少康之功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

盤庚

正義曰鄭元云祖乙去相

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元圻案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

違非也

元圻案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史記索隱曰由不見古文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

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

卽位六年遷說妄也

閻按孟子叙太甲亦兩三年字蓋凡六年而後歸亳與今孔書異詳尚書古文疏證卷四

第六十條 何云按閻說似精核其實孟子兩三年字與史記不同孟子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則非既立三年也云於桐處仁遷義三年卽上三年之內以漸悔過遷善則非先後六年也雖有兩三年字不當忘其皆有於桐字○元圻案三年六年之說書與史不合竊以理揆之孟子言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身受顧命必無遽行放遷之事故書曰惟嗣王不惠於阿衡正義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卽位比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然亦不能因循至三年之久也故正義以為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卽位之三年非在桐宮三年也况太甲中篇書惟三



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其文甚明義門之辨孟子兩三年亦最確

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

宗彤日及訓與書序相違元圻案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已訓諸王作高宗彤

日高宗之訓 金氏履祥曰此篇首稱高宗彤日終言無豐于昵高宗廟號也似謂高宗之廟昵近廟也似是祖庚釋于高宗之廟惟史記謂此書作于祖庚之時為得之而其說又不分明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

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七商成湯論曰以

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

誤也

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囙亦是沃

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元圻案竹書紀

年太甲十二年沃丁十九年小庚五年小甲十七年雍己十二年而後太戊立如太戊為太甲子則太戊即位之時已五十四五歲矣又七十五年而陟則年且百四十歲當以本紀為是

周本紀不啻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啻以失其

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啻自竄于戎狄之間

韋昭云不啻去夏而遷于幽詩正義按公劉之篇

公劉避亂適幽公劉者不啻之孫閻按二事一當太康一當桀竄戎狄者不啻遷

幽者公劉唯韋昭誤以為一事 棗登詩大雅公劉正義按幽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啻當太康之時不啻乃公劉之祖不應其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為始太康禹之孫公劉不啻之孫計不啻疑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漢書婁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邵積德絜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幽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季歷左傳傳五年

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太伯別母遷言疏



繆太伯虞仲避季歷適荆蠻若有嫡庶不須相避

知其皆同母也元圻案史記曰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以明太任之克嗣緣音育此聖子耳且日生少子足明先有伯仲正義規遷似誤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

公秦誓論以為妄說五峰胡氏皇王大紀十曰詩人言文王受

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助耳李子思曰以虞

芮質成之年為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而謂文王

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

統未集之說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

從何處數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

兩存之原注劉道原曰遷不見古文尚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秦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

命之年至九年卒劉歆三統歷以為九年間按九年大統未集出孔書辨

見尚書古文疏證卷第二十六條元圻案唐梁肅受命稱王議曰太史公

命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

命作周秦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秦微二經以實其說予謂反經非聖不

可以訓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

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

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命而子復革

命父為天子子云未受當武王會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普

師也曰惟我文考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大

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

文王改正朔書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應

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殷道未絕紂惡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

謂至德也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承夫積德累仁為海內

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上業非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秦誓紀年蓋武王周

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因而序之曰十

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宋諸儒之論皆本於此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秦誓論曰伯夷傳又載父

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程子伊川曰觀兵必無此

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夫豈容更待三年見遺書十九



林氏之奇尚曰漢儒以觀政轉為觀兵而為周師再

舉之說閣按觀政亦出孔書辨見同上○元圻案劉原父七經小傳上

非也詩云匪棘其欲事追來孝聖人豈有私天下之心哉觀兵孟津者所以

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者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

矣然則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

此篇稱紂周有悛心云云足以知武王之退非示弱而襲之明矣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

於蘓今本史封帝堯之後於祝今本史封帝舜之後於

陳禮記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之與樂記未及

下車義反當以記為正元圻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武王勝殷入

之後於黎禮記作封黃帝之後於蘓封帝堯之後於祝正義引史記文同

然則今本史記蘓祝二字蓋互易而誤○繼序按大封必於廟因祭策命豈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

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謬也元圻案僖五年正義曰二十四

之寵子帶書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弟之難也如彼傳文則襄王與子帶俱

是惠后所生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公曰古史案汲冢紀

年其伯和干王位故諡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

曰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后效官昭二十

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閒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

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邱首元圻案漢書古今人表共

伯和在師古曰共國

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而遷史以為周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

無所據也魯連子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

侯賢之周厲王奔于流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

死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為宣王呂氏春秋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賢

仁而海內皆以來為稽矣蘇子由古史周本紀共伯和者厲王時之賢諸

侯也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自注按汲冢云云

馬氏釋史曰諸書多言共伯和史記獨言周召其政未知孰是陸氏莊子

讓王篇釋文共首本或作邱首共山在河內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



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詩大雅生民篇正義曰稷之功成實

在堯世其封於郟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為堯

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泰誓中

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

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

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

事也全云書云朕夢協朕卜則六韜之妄明矣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刑正義曰

孔傳云穆王卽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

孔後或當各有所據方樸山云推此各有所據之語則凡于書序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

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

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

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

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

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朱文公曰按左傳

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閻按孟子言百里奚先

益知井伯者另一人且史載繆公四年乙丑迎婦於晉左則僖五年丙寅以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



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秦譜正義曰鄭

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

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按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

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

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

則秦之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

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元圻

案秦之列為諸侯始於襄公更一百十九年而穆公立遂霸西戎史記六國表序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侯伯仲矣可見拓土開疆非一日之積史記未必全非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問按漢書有惠帝紀帝崩即紀高后不紀兩少帝豈無因何云本紀者紀其政之所自出但以例周衰而後即違反耳集謬文心雕龍史傳篇云孝

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危穢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此夾漈所本元圻案黃東發史記抄曰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踐阼復二人史遷皆係之呂后意者示女后專制之變也然呂氏盡殺高帝子孫在內者欲奪天下而歸之呂大逆無道漢之賊也豈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為漢臣子特微辭見意爾漁仲通志於前漢呂后紀又謂漢呂唐武之后立紀議者紛紜不已殊不知紀者編年之書也若呂后之紀不立則八年正朔所系何朝武后之紀不立則二十年行事所著何君不察實義徒事虛言史家之大患也似與此條所引矛盾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

里馬為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宏曰黯

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

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

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

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宏薨則先元鼎四

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



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為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宏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况黯在武帝時始為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為中大夫又出為東海太守又召為主爵都尉又公孫宏請徙為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為淮陽太守則未嘗為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宏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

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

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元圻案史記汲黯列傳云居淮陽七歲而

卒與漢書十年亦不同 漢書武紀元鼎四年注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敦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鞞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鞞收得此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蘇林曰注音室曲之室 玉海四十九論史門載唐仲友兩漢精義唐書精義著其目而無卷數蓋因仲友知台州為朱子所劾當時儒者不甚重其書也厚齋於紀問取此條而通鑑問答四復依此以答或人汲黯好直諫之問可謂無門戶之見矣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元武吳

氏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五曰蒼龍朱鳥元武各總其方七宿而言

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謂天潢南三星曰咸

池魚圍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又列參白

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元圻案吳氏又曰隸釋華山碑用其說云歲在



戊午名曰咸池按志文証其為胃昂畢三宿謂歲星以五月與胃昂畢晨出東方而以午年臨其分故以咸池為名按古者謂春為歲取歲星行一歲十二年周而復始也以史記歲星次舍推之則歲陰在午歲星居酉正當胃昂畢之分然歲星又自有超舍之說左傳襄十八年丙午是年歲在豕章則歲星居亥而當室壁之分矣此碑所用歲名以史記歲星次舍言之則可爾錢氏大昕曰天官書咸池曰天五潢又曰五帝車舍古人言咸池者皆兼五車天潢三柱而言後世臺官析為數名僅以三小星當咸池之名而史漢之文不能通矣淮南天文訓斗杓為小歲正月建寅月以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大歲二月建卯月以右行四時終而復始斗為帝車咸池以五車為匡衛皆有運行之象故指其所建以定四時洪文惠謂咸池經星不可離次周流四仲當是神耳若知五車與咸池同一星則無疑於周流四仲之說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為天之五官坐位故舉以領諸方列宿初不以四獸主四方七宿參為白虎其在申不當西方正位故列於昂畢之後廣仲翔說易以坤為虎而不取兌為虎之說與史漢合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左傳盡此左傳哀公十九年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獲麟

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春

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

錯故班固以疑脫一為字文多抵牾按世本敬王崩貞王

介立貞王崩元王亦立宋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

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知誰是則宋忠

不能定也全云世本有三漢志世本十五篇而隋志有世本五侯大夫譜二卷不著作者又劉向世本二卷宋衷世本四卷則所謂

王侯大夫譜者疑即漢志之世本蓋古經也孔疏所見之世本未必即史公所見之世本又云魏志蜀志皆作宋忠隋志作宋衷字仲子自劉表歸曹操而死於魏 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終四十

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

世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紕繆杜違

史記亦何怪焉集證周本紀敬王崩子元王仁立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索隱曰世本云元王赤皇甫謐云貞定王考



據二文則是元有二名一名仁一名赤也如史記則元王為定王父定王即  
貞王也依世本則元王是貞王子必有一乖誤然此定當為貞字誤耳豈周  
有兩定王代數又非遠也皇甫謐見此疑而不決遂彌縫史記世本之錯謬  
因謂為貞定王未為得也○元圻案漢書司馬遷傳贊曰其言秦漢詳矣至  
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

吳世家以光為諸樊之子僚為夷昧之子左傳昭公二

正義曰世本云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

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

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言光吳子諸

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司馬遷本傳云遷采世本為史

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

故杜以史記為正全云世本若不誤則劉向不必更作矣然觀向

存見語類○元圻案公羊襄二十九年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向  
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同欲立之謁曰謁無與子而與弟之兄迭為君而

致國乎季子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季子使而  
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如不  
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註闔廬謁  
之長子光謁即諸樊也古今人表吳邊在下上班固自注云壽夢子吳越  
春秋吳王壽夢傳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王僚使公子光傳光  
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口諸樊則光之父也與史記合

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

示不可用文身斷髮自避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

不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遷之謬原注石林葉氏曰以

春秋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太伯無與焉閻按近益辨論語虞仲亦非  
仲雍蓋虞仲乃逸民非繼世有土之君也方樸山云示不可用此句最善  
道聖人心事○元圻案左傳哀七年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越人文身斷髮  
以避蛟龍之害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傳言太伯端委云云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周紀曰左傳哀二十四

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



吳亡後二年也。豁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

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一周敬王四年越將妻公季孫肥使因太宰豁納賂乃止解題曰豁亡吳者也句踐不以爲首誅而又寵秩之其不終霸也宜哉吳越春秋越伐吳外傳越王謂太宰豁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豁并妻子越絕書吳王占夢同是史記麻本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

微子之命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

牽羊右把茅也。方樸山云說得微子左右遂無一人可笑莫如此語元圻案左傳僖六年正義說與書正義正同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

君爽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

意其文甚明遷妄爲說爾。元圻案君爽序亦言召公不說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

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

齊女子之下云立詩邶風燕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

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左傳

言莊姜以爲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全云詩尚有戴嬌大歸之作然則安

在其死也史公蓋未見毛傳

武公殺兄篡國。案衛世家周宣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子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

共伯於墓上其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諡曰其伯而立和爲衛侯是爲武公呂成公曰武公在

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

于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

伯而篡立則其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

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

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其伯自殺則是時



共伯已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髦彼兩髦乎是其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東萊此論亦本之小司馬索隱而援證至為精詳王魯齋猶作駟牆之見何  
康叔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猶箴誠於國又詩著衛世子恭伯  
採雜說而為此記耳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宣公庶母左傳桓公十六年正義曰烝淫而

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鄭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元圻案詩鄭正義曰傳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

號鄆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鄭正義曰詩譜武公

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

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

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號鄆為大

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號鄆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

原注左傳正義曰按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號鄆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 閻按詩集傳檜下亦仍馬遷之說○元圻案鄭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何所以逃死對曰其濟洛河積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鄆為大號叔特勢鄆仲特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若若以周難之故寄孳與賄焉必將背君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補丹依柔歷莘若之上也公說乃東寄孳與十邑皆有寄地外傳不終言桓公取邑之事韓非子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長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名姓擇鄆之良田賂之鄆君以為內難也而盡殺其長臣桓公襲鄆遂取之亦不言有兼取九邑之事

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

姑都治臨菑詩齊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



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君蓋  
去薄姑遷於臨菑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菑與世  
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元圻案胡公可公微之  
曾孫獻公胡公之弟夷  
王宣王之祖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頃公朝晉欲尊  
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  
公如晉欲上尊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成三  
年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  
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為一戰而  
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  
晉將授玉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

玉以為將授王遂飾成為此謬辭耳

集證按齊世家索  
隱曰王劭按張衡

曰禮諸侯朝于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  
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為王此彌縫史遷之說耳成三年正義云凡諸侯  
相朝升堂授玉於兩楹之間是諸侯相朝未嘗不授玉也定十五年鄭隱公  
來朝執玉將亦尊魯為王乎王劭曲說未足據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

傳

哀二十  
七年

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

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

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一賴濱  
蘇氏曰子貢言哀公不沒于魯而史

記稱哀公自越歸卒于有山氏歸于有山氏而不歸國事未可信也

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  
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  
太公為本謀石林葉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  
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



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為忤  
合而孫武謂之用閒且以嘗為文武將兵故尚權  
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  
商在眾人必以為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  
情必以為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  
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  
豈矯拂而偽為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會不  
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羗里歸與呂尙陰謀修德  
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  
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  
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

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  
之功者藉此以為口實其害豈小哉

元圻案今本墨子無太公忤合語惟

鬼谷子有忤合篇說見上卷

晉世家鄂侯郟立六年當魯隱公五年卒子哀侯

光立詩

唐譜

正義曰案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

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  
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納諸  
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  
卒非也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

唐譜

正義曰案左傳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



城聚而處之則成聚以處羣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周作晉文侯命夾漈鄭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為重耳

集證葉大慶考古質疑僖公二十八年襄王命重耳左傳以為用平禮言用平王享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也史記乃併引父義和丕顯文武云云是指義和為重耳今以書序考之平王錫晉文侯秬鬯主贊作文侯之命非不明白史記乃狃語如此蓋是時孔子百篇之序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遷不及見所以與書序之言不同○元圻案史記索隱云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三侯夾漈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與索隱不合而攷之世家則自文侯至文公實十四君而歷世止六侯縉為哀侯之弟武公與孝侯獻公與鄂侯奚齊君卓惠公文公與哀侯懷公與小子侯皆兄弟行也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夫人

案莊二十八年左傳晉獻公娶

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言及則當為女兄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

傳僖公十五年正義曰按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

公末年齊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號射惠公之

舅傳十四年正義曰晉語云秦饑惠公命輸之粟號射請勿與慶鄭請與之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與秦侵晉至號公謂慶鄭曰寇深矣奈何

鄭曰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公曰舅所病也是號射為惠公之舅也狐偃文公之舅二母不得

為姊妹也皆遷之妾全云左傳晉獻公娶二女於戎生文公者姬姓故曰大戎狐偃生惠公者子姓故曰小戎

子史公蓋因大小戎之稱而誤以為姊妹耳秦穆夫人亦共世子之姊非妹也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昭元年正義曰邑

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

薄姬之夢龍據其心案史記外戚世家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燕姑之夢

蘭為已子見左傳宣三年彼皆發夢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

是何本是作皆遷之妾元圻案史傳所紀符瑞多傳會之辭是以司馬公通鑑皆削而不書孔疏謂夢必發於母則更鑿矣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



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太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曰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詩陳譜正義曰案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為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案桓五年杜註佗桓公弟五父也不得云為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桓十二年正義曰世本本無利公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

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桓公十二年正義曰束皙言遷分一人以為兩人以無為有謂此事也問按索隱亦辯其誤而此援證尤精何云此事索隱亦已辨之

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左傳昭六年正義曰世本舜姓

姚氏虞思猶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媯謂胡

公之前已姓媯妄也元所案詩譜正義亦辨之哀元年左傳曰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註思

有虞君也姚真姓昭八年左傳史記曰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註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諸陳文選王融曲水詩序註引帝王世紀曰瞽瞍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王莽自稱為舜後曰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媯在周曰陳在齊曰田蓋不足據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檜譜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



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

案鄭語史伯曰夫荆重黎之後

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末有侯伯章昭註入姓已董彭禿姁曹斟率也左傳昭二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

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

黎皆謬全云史公推原司馬氏本於重黎而偽誤如此可謂數典而忘

祖○元圻案書堯典正義亦以史記為謬史記索隱曰重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

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日知錄太史公自序曰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晉書宣帝紀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宋書載晉衛瓘等奏云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以重黎為一人亦昔人相沿之謬索隱引劉氏此順非而曲為之說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左傳文公十六年正義曰杜

註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

蚡冒是兄不得為父元圻案馬氏釋史楚世系圖從史記余友王汾原曰傳云王母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文

武云云似杜注為長

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讒新序雜事云士慶然則非



伍舉也元圻案史記滑稽傳又以為淳于髡說齊威王韓非子喻老篇云楚莊王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不著其名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伍舉與史記同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

也朱文公集註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

此說之謨

三代世表稷契皆為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

文公十八年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

繇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其為堯臣堯則

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何云五世從祖

父而年均者多矣崇禎時晉府宗室多有與孝宗同行者亭林嘗記之○元圻案路史發揮曰舜非顓頊之後有數驗史云自窮蟬以來微在庶人夫窮蟬既云帝子何得未幾微為匹庶一也男女辨姓禮之大經舜既堯之五世從元孫豈得御堯之女二也夫源流之最可攷者惟氏姓也故昔者帝王之

姓各有所循非賜不改少昊青陽高陽元囂高辛之姓皆累世不易惟舜之姓非先王之姓三也且以所言舜為堯之從孫堯乃舜之從祖堯授天下於從孫舜受天下於從祖自其家人烏得謂之至公而能以天下與人哉顓頊之傳帝嚳何以不謂之傳賢不降之授帝扁何以不謂之異位胡得獨稱堯舜乎四也八元八愷帝堯固多用之然不云堯舉者以其親也至舜則非其親而能用故美其能舉五也舜苟堯親非大相遠也顧豈不知而必資夫嶽薦然後舉之歷試諸艱而後授之六也是皆經傳明證顯驗可得信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殷墟復以叛而誅之

更命微子為殷後案杞世家止云殷破周封其後於宋此條殷後初封武庚於殷墟云云乃約舉宋世家之文杞

世家當作宋世家詩周頌振鷺序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為殷

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

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為殷後也成王命為殷後當

爵為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時始封微子

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

定四年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

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

兄故杜從之全云此卻未必可據畢公與於十亂之中毛公亦參牧

錯舉明矣若據諸家則管叔亦弟也又云洪景廬嘗辨之○元圻案定四年左傳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也祝佗私於萇宏宏以蔡叔康叔之兄為說如蔡叔果周公之兄則祝佗止以何不先魯一言折之足矣列子篇楊朱曰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賈杜之說未可信也

昭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

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

家為說此亦左傳定四年正義文○閻按毛叔鄭見周本紀杜註名聃非全云深寧以杜註廣史記之異同耳閻氏但據史記將謂

深寧未之見耶又云此斷當從史記者集證定字惠氏曰按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子子末云南季載南采也猶祭伯毛伯之謂左傳作昭史記作冉冉

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南季未改封世為卿士隱公九年南季來聘其後也司馬遷云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未之攷耳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杜預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

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

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

為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

甚史記蓋失其實邵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

取竹書閻按余從史記詳孟子生卒年月考集證日知錄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近史記誤分為二人耳又云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改元又與魏惠同時此稱王改元之證又云魏世家襄王五年子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

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自明○元圻案通鑑周紀慎靚王二年魏惠王薨子襄王立考異曰史記魏世家云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按杜預春秋後序云太康初汲縣有發舊冢者得古書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惟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



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紀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  
記也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  
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  
後王年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諡謂之今王裴駢魏世家註引和  
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按太史公書惠成  
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十六年  
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按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  
十六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  
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彼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真今從之  
邵子皇極經世之六周烈王五年庚戌魏武侯卒公子爭國趙伐魏立公  
子營是為惠王周顯王三十四年丙戌魏惠王卒子襄王繼周慎觀王二年  
魏襄王卒子哀王繼與史記同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

之佐曷益乎何云此則嗟惜深痛之詞未可輕議史通雜說曰論成敗者當

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何云索隱引譙周語已辨天之

亡者由有賢而不用不待史通也方樸山云此有激而反言猶所云天帝  
醉耳史通不能以意逆志非善讀史者○元斤索史記信陵君傳曰秦聞公  
子死日夜出兵東伐魏十八年而虜魏王屠大梁蓋深惜信陵君之以毀廢  
而咎魏之自壞其長城也合觀此贊則史公之意自見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左傳成八年正義曰按

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娶成公之姊則亦

文公之女父之從母案父指盾也爾雅釋親母之姊妹為從母不可以為妻且

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

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閻按

衰內子為叔隗文公女則妾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

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傳成八年

正義曰欒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

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

閒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是時



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網不容如此案朱子說同趙朔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

以二者考之見其誤閻按事之徵信史不若傳傳不若經成公八年大書晉殺其大夫趙盾不聞有趙朔

蓋朔已前死矣朔死而武生於是年已七歲從母畜公宮無遺腹之說雖收其田以韓厥言輒反之冠而見卿大夫皆歷歷訓戒無庸有為客匿孤之事趙世家似得之傳聞何云程嬰公孫杵臼之事最為無據疑戰國時任俠好奇者為之非其實也馮定遠云太史公去春秋時不遠晉國亦必有史是固可信吾謂不盡然自始皇焚書列國典籍皆已蕩然史公雖去春秋不遠然傳聞之誤亦必已多如王文恪明憲宗已後人其紀宣宗為惠宗之子畧無足據者事之有無當斷之以理不在歷年之遠近也全云洪景盧亦嘗辨之○元圻案容齋隨筆十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盾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氏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弒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程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無此也史通申左篇云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有程嬰杵臼之事東萊之說本此

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

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

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

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何云例不可議滴水李氏曰欲尊大

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

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為聖而

已矣何其陋也方樸山云滴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然左傳國語所載亦不過此數事皇王

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全云滴水原本作淇

水接淇水乃李侍郎清臣有集其年輩稍前於滴水滴水則復也閻氏改淇為滴殆以是書引滴水為多耳○元圻案歐陽公謂三傳述經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聖人而反卑之史遷不免此病此滴水之論所本胡五峯皇王大紀六十五周敬王二十三年孔子從而祭臚肉不至不脫冕而行遂適衛論曰司馬遷載孔子墮三都之明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夫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如天之生物隨其分限無不可為而過者無可為而不及者為司空而正封域則溝合昭公之墓為司寇而治姦亂則誅少正卯而墮三都及成不墮而三家之慮變矣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明年由大司寇攝相



之事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未知其所以得實錄之名者何故

伯夷傳朱文公錄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

見伯夷滿身是怨何云此亦妄論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

氏未嘗及也原注程子曰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

史記者余有伯夷列傳解頗正之 程易田云注引程子之言閩本作即位已十一年何本作十三年余檢史記及鄭康成說皆作受命七年文王崩史記受命十一年伐商漢書受命九年文王崩十三年伐商余有此書奉定元刻作十一年則何本作三字者據康成及漢書改之也○元圻案原注引伊川語見遺書卷十九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

通鑑外紀周紀七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

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

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

修兵休卒安能彊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彊此安

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

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元圻案蘇子由古史三十二子貢傳蘇子曰子觀左氏傳齊之

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非也 宋黃東發史記日抄曰子貢雖曰存魯其機辨儀秦不及也史之言未必盡然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閒野

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

坐之論乎何云商瞿五丈夫之語其陋正與辨專車之骨相似○元圻案史通暗惑篇有若名不隸於四科譽無偕于十哲逮尼父

既歿方取為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兒童相戲非復長老所為

宰子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答胡康侯第二書曰田常為亂於



齊齊君蓋弗勝也宰子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宰我也

此亦索隱之言 閻按洪景盧曰孟子載三子論聖人賢於堯舜等語疑是夫子歿後所談不然師在而各出意見議之無復實正恐非也然則宰我不死於田常更可見矣此虛會為尤妙云又按因闕止字子我與宰子字相涉而誤亦索隱之言 全云謂宰我死於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為賢者蓋考呂覽說苑則是宰我為簡公死非為陳恒死不過才未足以定亂耳其死較之路反似過之史記誤以為陳恒之黨故曰孔子恥之而索隱又以為闕止之誤則春秋同時同名之人往往有之晉有兩士句魯有二顏高齊有二賈舉并同姓矣何必舒州之難死者不可有二宰我乎蓋但當知宰我之所以死不必恥則不必諱矣若以賢於堯舜之語為弟子稱頌其師必當在身後是則野人之言也 孫頤谷志祖云宰子之見殺於田常乃以忠而得禍韓非子難言篇呂氏春秋慎勢篇淮南子人間訓說苑正諫篇以及李斯上秦二世書均可證蓋死于田常之亂而非與田常為亂也 集證張溟雲谷雜記司馬貞索隱蘇子由古史皆據左傳謂宰子為闕止然無確證終不能破人惑也考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子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願公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子於庭賊簡公於朝說苑所云與左氏哀十四年傳正同獨以

闕止為宰子則後人誤以闕氏之子我為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元圻索東坡史評曰李斯上書諫二世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子不從田常而滅其族李斯事苟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

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何云魏趙匹也安得以太王去邠之言進哉

邠之言進哉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讐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 何云曹沫之事亦戰國好事者為之春秋初未有此風也况魯又禮義之國哉 君臣之義有死無殞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



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  
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  
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  
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  
出乎列士案此二句乃引而寘諸四子之間不亦薰

蕪之共器乎

全云高漸離卻在諸人之上有意讓風讓讓之後為高  
漸離漸離之後為雷侯是一脈非聶政比○元圻案黃  
氏震史記抄謂荆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  
使人悲悅蘇子由古史謂考之春秋無曹沫劫盟之事而四人者亦皆非  
賢於春秋法皆當書盜而不名胡致堂讀史管見謂豫讓真義士

張叔傳未嘗言按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  
青翟中尉嘉廷尉歐歐張叔之名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  
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廷尉歐即

張歐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歐固謹於細而畧於

大也

何云此天子納袁盎之說自示意於丞相等行之非叔所欲劾奏  
也議其不能如釋之之守法則得矣全云鄧公能言之而歐居  
其官者反不能之良足罪矣

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

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

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閻按九當作六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勸百而風一江氏案曰雄

後於遷甚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

附益之

何云索隱言之矣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

史通謂以後為先

元圻案史通申左篇秦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  
女為荆昭夫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



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又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

貨殖傳子貢廢著鬻財

案史記集解徐廣曰子貢傳云廢居廢著猶廢居也漢貨殖傳作發貯鬻財注多有積貯

趣時而發鬻賣之

史通

雜說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

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

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方樸山云貨殖二字本取論語不得不及

子貢所以記緣起也○元圻案黃氏震史記抄曰結駟連騎謝原憲於藜藿間而終身恥其言之過於名教之樂為不可及矣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伎司馬安之文惡俱在

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

原注漢書作馮

呂成公曰吾

觀汲黯廷折公孫宏質張湯揖衛青

案史記汲黯列傳黯數質責湯於上

前曰公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固圉空虛二者無一焉又上方尚儒術尊公孫宏而黯嘗毀儒面觸宏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又大將軍青既益尊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所謂眼高四海

空無人者也

此東坡題李太白真語

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

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

按班史實本於史記

全去馬班不應顛倒至此或者黯與陽由同列而相惡故不得已而同車不肯均茵耳其

曰不敢則繆語也方樸山云同車未敢均茵伏專承司馬安句不關汲黯○元圻案史記文意蓋謂陽由與黯俱有堅伎之行故雖以司馬安之文惡同列而不敢均茵耳若謂黯亦不敢均茵則與黯俱為伎句當云汲黯文伎矣其誤蓋由於索隱二人同載車上之語王懋野客叢書謂黯蓋遠之非畏之則司馬安又將何說然言與黯俱為伎終是擬非其倫也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

失其政而陳涉發迹

何云自序但言失道則失國耳

夾漈鄭氏曰湯武

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

而並議哉

何云無謂○元圻案明陳氏子龍曰三代以來從無以匹夫起兵者自陳涉創之太史公比之湯武春秋雖非倫乎著所

始則一也錢氏大明曰史但言三代與秦皆以失道而亡秦之亡起於陳涉耳何嘗以陳涉比湯武哉夾漈以譏史公謬矣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

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楊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

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聞按何肥瞻曰獵儒墨之遺文謂附見傳中諸子也明禮義之統紀謂荀

絕惠王利端謂孟夾際或讀之不詳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

未足為煦煦子子之萬一况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元圻案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不既信不倍言亦近仁近義之一端故曰有取焉非以仁義許之也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

墨名法道家之閒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

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

其短者吾道之所棄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

如此

全云六家要指原歸宿於道德家雖儒弗如故班固識之○元圻案太史公自序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封禪書皇王大紀

五帝紀論

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

之君七十有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為太平盛典

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晏安不行

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

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

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

道相反事與聖賢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

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

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考



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懋言可以知史遷

著書之謬何云三代之金止以為飾玉取其德不貴其貨泥金檢玉非後事也方樸山云此正史遷作封禪書之旨細讀篇首引

書處自見全云何說是厄言三代未嘗不重金玉○元圻案五峯胡氏之論甚正然太史公作書之旨實非司馬相如此也一書主意全在結末然而其效可睹矣一句遷在武帝時記武帝事豈能盡言哉班固武帝紀全取此書蓋以帝所以有輪臺之悔者皆惑於方伎神仙之說有以致之黃氏曰抄曰封禪之事起於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書反覆纖悉以著求神仙之妄是善讀史記者

魯世家開金滕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滕之書

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

同耳元圻案索隱已辯之呂子進名希純公著次子登第為太常博士哲宗朝歷寶文閣待制謫道州安置後入黨籍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

餘為淮南王相洪氏全云景廬○容齋續筆二曰漢百官公卿表文

帝即位三年釋之為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

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歐案漢書作歐師古曰讀與

同為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

尉事景帝也何云此論審○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十解題曰漢百官表文帝前三年書中郎將張釋之為廷尉按本傳釋

之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則拜廷尉不在前三年明矣班固作表去文帝已二百年恐簡編漫滅誤以後三年為前三年耳今書於後三年之末或曰表於後元年書廷尉信孝景元年書廷尉歐中間無為廷尉者豈可置釋之為廷尉於後三年乎曰年表後元年雖書廷尉信而後七年又書奉常信則既徙為他職矣景帝元年議刑復書廷尉信安知非後三年以前信已徙他官而釋之補其處乎又安知非景帝元年七月以前釋之已出為諸侯相然後復用信信就職未幾而易以張歐乎吳斗南兩漢列傳補遺三按本傳釋之初用中郎將袁盎薦為謁者盎為中郎將諫徙淮南厲王事在六年又載釋之為中郎將徙行至霸陵事在九年皆與表不合又本傳明言釋之之事文據此則釋之所歷歲月為甚久其為廷尉似是後三年表誤又曰漢紀載釋之為廷尉在十二年按釋之為公車令劾太子梁王共車入朝不敬文帝子有兩梁王此謂孝王武也文帝十二年始徙王梁十四年入朝後元年二年此年入朝釋之之劾當在十四年以後是時方為公車令耳其為廷尉決不在十三年據呂吳之說則漢表未足信也元圻更考本傳釋之為廷尉在文帝幸霸陵之後文帝年二十三自代入即位如幸霸陵在前三年則其時帝



方二十五歲似不應遽與北山石柳之歎且釋之官終於廷尉其為淮南相在景帝初年以前劾太子不敬而出也如文帝十年昌已代為廷尉則以後十四年釋之為何官本傳不容不書而猶曰張廷尉事景帝歲餘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

狄攻大王亶父王氏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

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

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

未知何所據元圻案周益公王致君司業文集序曰君諱迷字致君世家宛邱擢進士第官至少司成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

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

戎原注史記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閩

魏絳和者北戎非西戎也王氏未及辨全云厚齋之言亦本通典曰平王之未涓首有狄獬邦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

戎襄王時秦晉自瓜州遷陸渾戎於伊州允姓戎於渭汭秦穆公霸西戎及晉悼公復和西戎卽此條之說也又云攷陸渾戎卽陰戎允姓戎卽姜戎秦晉共遷之則晉亦是通道瓜州而分其地蓋晉自汾西逕上郡以相接是晉未嘗不與諸戎連也但悼公所和者北戎又云晉亦跨及西戎如白狄之境便亦與秦接壤閩說似精而未確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

通暗惑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昭然可

見原注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集證韓子外儲說右本此方樸山云與人之誦衝口而出本非筆記字無定畫既事而驗作書者飾成之耳此歌田成子其音則云未必卽此三字也安得以呼其諡駁之卽如鸚鵡童謠在文武世所謂鴉父宋父豈卽昭定命名本字師已因有來巢之事而兩公名音頗近遂附著之左氏又從事後實注之不然豈有身為魯大夫而取名其君者乎且卽鸚鵡之鴉之亦未必是此鸚鵡字又云正統時京師謠曰土地土地城隍土地而邸王應之可例推史記此條繼序按方說是矣然滕公之銘又曷為解又按正統時謠云雨滴雨滴蓋音如與弟也○元圻案光武之將興也先有劉秀當為天子之謠岳武穆之將擒楊么也么自言有除是飛來之讖吉凶先見理有或然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黽狐秦始皇  
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  
沒水求之弗得潏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  
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  
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  
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  
此

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  
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中粹曰自戴公至襄公  
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父既佐戴公而能至於  
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子曰太史公蓋本韓

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亦不

類周世之文

何云孟僖子之言可據以難○元圻案史記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于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爲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此條與第三卷辨證略同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  
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爲奴而後太師少師挾  
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慶曰以  
書考之太師卽箕子也少師卽比干也閻按周本紀明  
師名彊皆伶官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  
者又何人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乃佯  
狂爲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



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  
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  
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  
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  
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  
氏沈書曰按左傳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

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元圻案周密齊東野語書微子  
篇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  
四方孔誥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  
不止微子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  
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特其祭  
器奔周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  
家微子數諫紂必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披髮佯  
狂為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註但云時比干已死  
而云少師者似誤蓋三處皆以太師少師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  
疵少師名強漢古今人物表亦有太師疵少師強殊與孔註不合然二子同

武帝時人何以見異而言不同歟及蘇子由作古史乃用安國之說劉道原  
作通鑑外紀則又從史記之言二公必各有所見故耳 宋詩紀事五十一  
劉度紹興中秘書省校書郎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  
邪程子曰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  
如曰顏何為而天跖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  
理非知天也元圻案此劉元承記伊川語見遺書十八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  
權蓋實不會廢閻按戰國策亦是廢 何云攷之戰國策則秦廢太  
后乃實事經世書不足據○元圻案邵子皇極經世  
之六周赧王四十九年乙未秦罷穰侯相國及宣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相  
封應侯魏冉就國 呂成公大事記解題五范雎傳書廢太后逐穰侯高陵  
華陽涇陽君子闕外按本紀明言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  
是宣太后之沒書薨書葬初未嘗廢魏公子無忌諫魏王親秦之辭止曰太  
后母也而以憂死亦未嘗言其廢也穰侯雖免相猶以太后之故未就國及  
太后既葬之後始出之陶耳范雎傳所載特辯士增飾之辭欲誇范雎之事



而不知甚昭王之惡也皇極經世書蓋得其實 戰國策三秦昭襄王時范  
雖曰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之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  
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

臣於衛然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

相已與孫良夫將兵侵齊

案成二年左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  
甯相向禽將侵齊註甯相甯俞子

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歷定公獻公凡三十七

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

若猶俞也其年當百有五六十年矣何子長之疎也

閻按甯氏滅於獻公手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

謂淳于髡說齊威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

人伍參見左氏傳舉其子也新序以爲士慶呂氏

春秋以爲成公賈不言伍舉

何云此條重出惟滑稽傳前未  
之及

男忠錫孫

孝濬  
孝翰

校字



困學紀聞注卷十一

困學紀聞注卷十二

餘姚翁元圻載青輯

考史

三皇之書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易以卜筮存本草素問以方伎存其天乎新安王晦叔

名云原注程子曰素問必出於戰國之末元圻案史記秦始皇本紀天  
炎二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  
樹之書神農本草不見於漢志隋志始與黃帝素問俱著錄於醫方家云  
梁有蔡邕本草七卷則此書出於東漢也本草經曰神農問於太乙小子乃  
從其嘗藥以救人命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本上經中藥一  
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為佐使主治病  
以應地本下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今單行之本不傳  
惟見於宋唐慎微證類本草中其刊本以陰文書者皆本草原文也素問注  
已見卷九王晦叔雙溪集卷三本草正經序世莫古於上古人莫聖於三皇  
伏羲有易神農有本草黃帝有素問醫卜在後世為方技古則聖人濟天下  
之仁術也古書竹簡火於秦易以卜筮存本草以方伎存其天乎



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見於王莽傳蓋古之遺言也與邵子觀物同

元圻案漢書王莽傳下地皇三年二月霸橋災者繼空續之以成歷數故其道駁邵子觀物內篇十三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

司馬公虞帝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

巡迢迢度湘水張文潛詩曰重瞳陞方時二妃蓋

老人安肯泣路傍洒淚留叢筠今本柯山集五十一卷不載此詩一詩可

以祛千載之惑元圻案史記五帝本紀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為零陵楚辭九歌有湘夫人王逸注舜二妃娥皇女英隨帝不及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晉張華博物志史補云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

司馬溫公史刻曰天子之職莫勤于巡狩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沈存中夢溪筆談辨證曰帝舜陞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林氏尚書全解曰堯老而舜攝則不復以庶政自關而舜實行巡狩之事舜既使禹攝

矣則巡狩之事禹實行之蒼梧在舜之時地在要荒之外豈復巡狩而死以是禹率天下諸侯以會葬於要荒無人之境此理之必不然者司馬溫公詩云云此說為得之路史餘論曰虞舜晚年亦既退聽而禪禹矣南巡之舉總之伯禹而二妃俱過期願孰有從狩之事哉

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李商隱李賀小傳如炊五斗

黍許時本於此元圻案史記天官書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五斗米頃大敗正義正月且欲其終一日有風有日則一歲之中五穀豐熟無災害也李商隱李賀小傳曰長吉將死忽書見一緋衣人駕赤此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阿嬾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曰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若也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教有煙氣聞行車雪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

牧不受命見史記本傳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國之將

爾易之師曰行險而順閻按樂毅便有賢將之風全云李牧受誣而死與廉頗微不同元圻案史



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攻燕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王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唐書郭子儀傳贊曰子儀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暴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信非頗牧所能及頗牧意在功名汾陽志安社稷也所謂行險而順者庶幾近之

太史公傳周陽由云與汲黯俱為伎黯之正直所謂

仁者有勇剛毅近仁者也謂之伎可乎周陽由蝮

鷲之靡爾其可以與黯並言乎汲黯同傳猶不可

而以由與黯俱是鷲梟接翼也全云太史公謂汲黯好黃老而惡儒好黃老乃當時習氣

賢者不免至風節挺然乃真儒也所惡者公孫宏輩之偽儒耳又云此條亦復其謂汲黯不宜同傳則前未之及○元圻案劉孝標辨命論薰蕕不同器梟鷲不接翼史記汲黯列傳曰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絮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貨財云云其同傳之故子長已自言之

賈生弔屈原曰謂跖蹠廉注楚之大盜曰莊蹠韓非

子喻老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諫曰莊蹠為盜於境內

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蹠蓋在莊王時漢西南

夷傳莊蹠者楚莊王苗裔也以其眾王滇此又一

莊蹠也名氏與盜同何哉元圻案漢書賈誼傳誼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漢湘水為賦以弔屈

原其辭曰闕茸尊顯今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蹠廉注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蹠呂氏春秋季冬紀介立篇莊蹠之暴郢也高誘注莊蹠楚成王之大盜畢氏校本載梁伯子云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莊蹠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時蹠非以為在莊王時而高氏以為成王時則又在前史漢則以蹠為莊王苗裔在楚威王之世而通典邊防三通考南蠻二辨其誤以范史謂在頃襄王時為定獨困學紀聞據韓非漢書以為二人此未敢信盧云案後漢西南夷傳楚頃襄王時遣將軍莊蹠伐夜郎因留王滇池杜氏言即莊蹠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楚威王遣將軍莊蹠伐夜郎刻之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此本非楚之境內地今此言暴郢韓非言為盜於境內荀子言莊蹠起楚分為三四皆與言將軍事不合荀子以唐棣之死與蹠並言案秦殺唐昧昧即襄在楚懷王二十八年則蹠當威懷時亦何見此註



或本作威因形近而誤成亦未可知也

淮南人聞訓曰秦王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

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罽城之嶺

高誘註罽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之塞註九疑在零陵一軍處番禺

之鄰註番禺在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註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

水註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轉餉又以以何本一作誤

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

註鑿通湘水離水之渠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音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

處莫肯為秦虜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

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

於是陳勝起於大澤秦擊越之事詳見於此全云史記淮南

王傳伍被曰尉它知中國窮極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請發萬五千人百姓瓦解不一年陳勝起此當在屠睢既死發適戍備越之時又云監祿者史祿也渠乃香渠西嘔君乃西大事

記在始皇三十三年解題不引鴻烈書錄此以補

遺原注淮南王諫伐閩越其言略同全云嚴安上書武帝亦云秦皇帝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南攻越是時秦禍

北構於胡南掛於越○元圻案呂成公大事記七秦始皇帝三十三年發諸

嘗通亡人贅婿賈人擊匈奴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通鑑秦紀始皇三

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贅婿賈人為兵畧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

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淮南王諫伐閩越書見漢書嚴安傳嚴安書見本傳

太史公述楚漢春秋其不載於書者正義云項羽歌

美人和之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面何云正義

作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是時已為五

言矣五言始於五子之歌行露元圻案漢書司馬遷傳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



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  
漢書藝文志楚漢春秋九篇班固自註曰陸賈所記 史記項羽本紀項  
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  
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  
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慨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今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  
和之正義楚漢春秋云歌曰漢兵已畧地四方楚歌聲云云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

河如帶太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原注下二句不  
同何云下二

句尤質厚○元圻案太史公曰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至太初百年之  
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則漢有宗廟而功臣絕  
世者多矣高祖功臣年表序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寧爰  
及苗裔豈有所諱而易之與楚漢春秋語見太平御覽五百九十八

又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為高墳使從未央宮而見之

諸將諫不許東陽侯垂泣曰陛下不見惠帝豕悲哀

流涕無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東陽侯

張相如也見太平御覽  
四百五十七又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

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

耶而反何也原注謂英布史漢不載 全云張相如見用於文帝時  
太史公不立傳然文帝稱其長者蓋亦申屠嘉張蒼之

流此條可以補史闕○元圻案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東陽侯張相如高祖六  
年為中大夫以河閒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張釋之傳問文帝曰東  
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帝曰長者 下蔡亭長條文選陸機五等論注引之

漢大啓九國燕高祖子  
建都薊代高祖子桓  
都中都齊高祖子肥  
都臨菑趙高祖子如  
意都邯鄲

梁高祖子恢  
都淮陽楚高祖弟交  
都彭城荆吳高祖兄仲子濞  
都吳更為吳國淮南高祖子長  
都壽春

淮陽高祖子  
友都趙皆同姓也長沙異姓吳  
芮不與焉漢表削

淮陽而列長沙從史記  
集證玉海百三十四班氏析異姓同  
姓為二表則太史公之封二等之敘

與文意不屬蓋太史公為異姓言也二等為異姓同姓合而言之也若二等  
之敘不可不載則唯獨長沙異姓六字不當削遷雖於表敘總說而表列淮  
陽固敘既明言荆吳淮南長沙而不言淮陽表又不列梁與淮陽又削長沙  
異姓一句何以知淮陽為九國之數而長沙在外也 全云漢表最無義皆



妄改史記者也。○元圻案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曰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為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

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見史記李斯傳此戰國諸子

之言而趙高誦之爾高非能為此言也方樸山云趙高不能為爰歷篇安

知不能為此言。元圻案爰歷卷亦如呂氏春秋集儒者為之。

樂書作十九章索隱云安世房中樂今攷之漢志安

世房中歌十七章郊祀歌十九章索隱誤元圻案史記樂書曰

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御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練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漢書禮樂志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又曰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孝惠二年更名曰安世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

御覽七百六載淳于髡十酒說曰羅襦排門翠笄窺牖蓋

好事者因滑稽傳而廣之非戰國時語也元圻案史記滑稽傳

淳于髡曰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蕩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鄒陽書齊用越人蒙漢書鄒陽傳云越人子臧其事未詳

元圻案史記鄒陽傳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人莊忌共游陰枚生之徒交上書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鄒陽惡之梁孝王怒下之吏將殺之乃從獄中上書曰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疆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

李斯傳注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云云案集解駟案辯士隱

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十八子此書在善文

中隋志集善文五十卷杜預撰全云晁公武讀書志謂晉摯虞始作文章流別後世

祖述之而為總集如蕭統所選是也據杜預撰善文五十卷則善文章自預始



滑稽傳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案此文褚先生所補說苑奉使云魏

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魯連子云展無所為

魯君使遺齊君鴻韓詩外傳十云齊使使獻鴻於

楚其事皆同而四書所載異元圻案索隱已言之唯不及魯連子徐堅初學記奉使類魯

連子展無所為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澠而浴鴻鴻失其襄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無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止隱君下易幣無所不敢其餘諸書與魯連子所載畧同不備錄

項羽紀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法言以為蔡

生漢書以為韓生元圻案法言重黎篇蔡生欲安項成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詳與曰生舍其木侯而謂人木

侯亨不亦宜乎漢書項羽傳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曰伯羽見秦宮室皆已燒燬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

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晉段灼表亦言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宋王益之西漢年紀高祖紀考異曰楚漢春秋揚雄法言以為蔡生班史通鑑以為韓生未知孰是唯史記以為說者今從史記

漢高祖起布衣滅秦楚自後世處之必夸大功業以

為軼堯舜駕湯武矣其赦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

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案此合史記不

載漢書載於高帝紀五年言甚簡而無自矜之意此所以詒厥子孫

何本作享四百年之祚歟何云論本子瞻石鼓歌元圻案東坡孫子石鼓詩曰何人作頌比嵩高萬古斯文

齊岫嶮勳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

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

名此高帝之詔也案見漢書高帝紀十一年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

本以霸王道雜之蓋已見於此詔矣劉向稱賈誼

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伊管豈可並言哉林少穎

論之曰王霸之無辯漢世為尤甚儼人之非倫漢



儒為尤甚尊王紬霸言道義不言功利一董仲舒

而已元圻案漢書元帝紀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自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賈誼傳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唐令狐德棻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用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

班固敘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宏羊亦與焉若儒雅則

列董仲舒於公孫宏兒寬之間汲黯之直豈卜式

之儔哉史筆之褒貶萬世之榮辱而薰蕕渾殺如

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何云此紀一時所生人材各取長者言之張湯趙禹又非酷吏乎宋人讀書不細好大言以籠罩只是粗俗○元圻案漢書公孫宏兒寬傳贊曰漢興六十餘載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遣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

可勝紀是呂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呂后紀按儀禮鄉

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是以士喪禮及大

射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故覲禮乃云右肉袒注

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周勃誅呂氏之計

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非以覲人心

之從違也何云木強老革倉猝時未必便學叔孫太傅也閻按盧六祖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豈戰國時又獨以袒左為刑乎故知左右不必區分但覲衆心之從違蓋自戰國迄漢人習為之故少文者亦復能爾也全云

陳涉之起亦袒右厚齋之說未足信盧月船云左右袒明于文定說得最好言所以安其反側之心使以為劉之迹自解激其忠憤之志使以為呂之言為辱也詳見讀史漫錄○元圻案呂后紀師古注袒脫衣袖而肉袒左右者偏脫其一耳倚覺察雜記謂周勃蓋用王孫賈之策

與父老約為句下云法二章耳原注唐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蓋做此語而失之何云厚



齋亦因紀末有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故改舊讀 又云刑法志中稱約法者非一不必好新反為唐人笑後漢楊終上疏亦有約法三章之語終與班固同時人 闕按何肥瞻曰刑法志言約法三章者二似當仍以八字為句余謂此上文吾與諸侯約約句絕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則與父老約亦當句絕至約法三章乃班氏組織成文於沛公語氣不相蒙。元圻案宋劉昌詩蘆浦筆記曰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合於約字斷句則先與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串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淮陰侯羞與樊噲伍然噲亦未易 可輕 何云可字 以意增 諫留

居秦宮鴻門譙項羽排闥入見一狗屠能之漢廷

諸公不及也 元圻案漢書韓信傳嘗過樊將軍噲趨拜送迎言稱 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

張良傳沛公入秦宮室帳帷狗馬重寶婦女目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 樊噲傳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又曰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見項羽亞父謀欲殺沛公噲聞事急廼持盾入曰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曰微樊噲芥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又曰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毋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道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

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何義門增可字蓋取漢書韋賢傳論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蜀志諸葛傳注引吳張儼默記曰司馬懿才用兵眾未易可輕也句法案史記侯贏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後漢鄭太曰何公未易輔也蘇老泉權書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似不須增可字

吳斗南為漢書刊誤補遺朱文公答書曰劉氏所斷

句如項羽傳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儒林傳出入

不悖所聞皆與史記合為原廟渭北 叔孫通傳 見一書廟

渭之閒有於字劉氏所疑亦有誤如溝洫志於楚

字本文屬下句下文有於齊於蜀字皆是句首而

劉誤讀屬之上句 元圻案見朱子文集卷五十九 書類三劉漢書標注六卷侍讀學士清江劉敞

原父中書舍人劉敞貢父端明殿學士奉世仲馮撰奉世敞之子也又本題公非先生刊誤其實一書公非貢父自號也又兩漢刊誤補遺十七卷國子博士吳仁傑斗南撰補三劉之遺也 宋曾絳序曰兩漢刊誤補遺蟻隱居士吳南英之所作也公是公非先生與其子西樞公所著刊誤若無遺恨矣



今通鑑古引諸旁搜曲取畢釐而正之多前聞人所未到周益公曰吳斗南博物洽聞今之五總龜也

通鑑不書符瑞高帝赤帝子之事失於刪削綱目因

之原注文公語錄以此事為虛全云通鑑不載符瑞是聖人不語怪之義也亦不可盡以為虛若此事則誠誕耳○元圻案劉義叟通鑑問疑

曰宋高祖射蛇於新州明日見青衣童子杵藥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傷然寄奴王者不可殺高祖叱之皆散通鑑凡此類符讖事皆不書而秦二世元年書高祖射蛇事非符讖乎通鑑何以書此義仲所疑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今攷高士傳高車山上

有四皓碑及祠漢惠帝所立集證今本高士傳無之引見御覽四十三閣按金石錄有四

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全云文章緣起任昉作高士傳呈甫謚作集證水經丹水注水源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於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於四皓廟東又東逕南車嶺南翼帶眾流北轉入丹水嶺上有四皓廟按上洛縣今陝西商州雍勝略云四皓墓在州西四里金雞原○元圻案書錄解題文史類文章緣起一卷梁太常卿樂安任昉彥昇撰但取秦漢以來不及六經又傳記類高士傳十卷晉徵士安定皇甫謐士安撰序稱自堯至魏成烈二千四百餘載得九十餘人今白袂衣至管寧惟八十七人宋黃長睿東觀餘論跋四皓碑云三輔舊

事云漢惠帝為四皓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凡豈亦當時所立耶

武帝年十二而決廷尉獄防年之疑明帝年十二而

辨陳留吏懇田之牘其英明略同而武帝之事史

策不著僅見於通典刑法雜議元圻案通典刑法雜議上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

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旁帝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太平御覽八十八引漢武故事其文同而云時太子年十四東觀漢記二顯宗孝明皇帝諱陽一名莊世祖之中子也年十二以皇子立為東海公時天下墾田皆不實詔下州郡檢覆百姓嗟怨州郡各遣使奏其事世祖見陳留吏牘上有書曰潁川宏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因詰吏吏抵言于長壽街得之世祖怒時帝在幄後口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世祖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世祖令虎賁詰問乃首服如帝言世祖異焉以為宜承先序通鑑光武紀建武十五年亦載其事昭帝年十四而知燕王旦上書之詐見霍光傳

武帝紀元朔二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



所以見愛也或云古寫本無註漢書作而肆赦所

以見愛也

元圻案劉昌詩蘆浦筆記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內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誤為內肆赦皆缺偏旁而為

長文詔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自注云魯氏字子明自號笑鵝老人臨江鄉先生也著書名自備云宋無名氏南窗紀談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為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舊本乃以內為而文為吏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為肆文為赦而肆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為貫穿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云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為改經者之蔽此言蓋譏鄭氏也近世學者或不免如此

魏丁儀周成漢昭論云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

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與夫始者

何云此就一事

而論亦復引經未當○元圻案藝文類聚十二載丁儀周成漢昭論曰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險難相似者也夫以發金滕然後垂泣計日力便覺詐書明之運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權人誦而不紕周公賴天變而得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未計重而況輕漢昭之優周成其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云云孫氏星衍曰魏文陳思皆有此論魏文與漢昭而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

教之作

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貨殖傳云當

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以藝文攷之李克七篇

在儒家

原注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

原注相魏文侯富國

強盡地力者悝也非克也貨殖傳誤

原注史記正義云劉向別錄亦云李

悝集證史記孟荀列傳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又貨殖傳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按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今此及漢書貨殖傳言克皆誤也

賈誼賦見細德之險微顏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阨

之證則微當作微

何云文選作微宜據以刊正漢書

見險證而去色斯

舉矣見幾而作

元圻案文選六十賈誼吊屈原文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曾擊而去之注

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擊字作翮險微謂輕為微祥也



史通嚴才述傅元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

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案此即東觀漢記之創始也其文

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也元圻案後漢書

班固傳固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儒林傳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與班彪親善累遷諫議大夫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建中初為公車令馬援傳嚴字威卿援兄子也顯宗召見嚴進對問雅詔留仁壽闈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

陸澄注班史多引史記此缺一言彼摘半句案摘當從史通作增

皆采摘成句標為異說此史通補注篇云今其書不傳前輩

謂班之於馬時有遺失如樊噲彘肩之不言生四僧傳有

以起自布衣而去也夫二字垓下之戰史載甚詳

而孟堅略不及閻按高祖本紀五年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至大敗垓下此韓信用兵全副伎倆也通鑑本漢遂忘却史

河云史記高祖與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却孔將軍

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復乘之大敗垓下按項王大敵雖兵少食盡致死於我勝負未可知先合不利者驕之使惰也却者遷延徐退誘之使疲也縱則夾擊之使不能前後相救楚兵橫斷故不利也然後因其弊而悉眾以乘之項王雖勇豈能支乎絳侯柴將軍之兵則遊軍也當楚人既動必繞出其後矣全云縱是左右夾擊使之應接不暇非橫斷也絳柴之軍最後是備不虞亦非乘間繞出者○元圻案齊書陸澄傳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歷官散騎常侍祕書監領國子祭酒隋書經籍志正史類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夫陸澄撰前輩以下云云乃樓攻媿所作婁機班馬字類序文語

梁書劉之遴傳云古本漢書外戚次帝紀下諸王悉

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新唐書列傳蓋倣此何云之

不足信元后與外戚相接王莽與元后相因豈得次帝紀下也幸得班氏敘傳固在耳○元圻案全氏經史問答曰外戚傳以元后傳與莽接有深意焉

則必無升在列傳首卷之理外戚傳不列於陳項之上則諸王傳亦不次外戚也蓋陳項是羣雄其不為諸王屈也是史法也之遴妄信而傳之梁書

劉之遴傳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都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合之遴與張纘到漑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

云云四庫全書總目正史類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傳其妹班昭續成之始末具後漢書本傳是書歷代寶傳咸無異論惟南史劉之遴傳云古本



漢書稱永平十年五月二十一日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是此書之次第續成事隔兩朝撰非一手之遺所見古本既有紀表志傳乃云總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書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本敘傳號為中篇今本為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夫古書敘傳皆載於卷末固自述作書之意故謂之敘追溯祖父之事迹故謂之傳後代史家皆沿其例之遴謂原作中篇文繫篇末中字竟何義也至云彪自有傳語尤荒誕彪在光武之世舉茂才實為東漢之人惟附於敘傳故可於况伯游釋之後詳其生平若自為一傳列於西漢則斷限之謂何之遴又云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案固自言紀表志傳凡百篇篇即卷也是不為三十八卷之明證又言述記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傳七十是各為次第之明證之遴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夫紀表志傳之序固自言之如之遴所傳次於紀而表志反在傳後且諸王既以代相承直總題諸王傳何以敘傳作高五王傳第八文三王傳第十七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武五子傳第三十三宣元六王傳第五十耶且漢書始改史記之項羽本紀陳勝世家為列傳白應括列傳之首豈得移在諸王之後其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傳第六十八王莽傳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勢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若移外戚傳次於本紀是惡知史法哉又引古本述云淮陰毅毅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英彭化為侯上雲起龍驤然今西升江湖向有張晏注是晏所見者即是今本况之遴傳所云獻太子者謂

昭明太子也文選載漢書述贊云信惟餓隸布實黔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與今本同是昭明亦知之遴所謂古本不足信矣自漢張霸始撰偽經至梁人於漢書復有偽撰古本然一經考證緝繆顯然顏師古註本冠以指例六條歷述諸家不及之遴所說當時已灼知其偽李延壽不訊端末遽載於史亦可云愛奇嗜博茫無裁斷矣錢氏大昕曰古本漢書亦猶姚方興之舜典也當時無識古者故以為真本之遴雖錄其異狀數十事細考之皆是後代史例適形其妄而已皇后次帝紀本於范蔚宗范又本之華嶠諸王次后如則李延壽南北史已然此歐宋所本也

匡衡傳注今有西京雜記其書淺俗出於里巷多妄

說段成式酉陽雜俎 語資篇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自

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今按南史蕭賁著西

京雜記六十卷然則依託為書不止吳均也何云今人作詩

喜搜小說所載詭誕不根語用之是何不知奉教于義城也○元圻案書錄解題傳記類西京雜記六卷晉勾漏令丹陽葛洪稚川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欲欲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攷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少有異同耳固所不取不過二萬餘言今鈔出為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所謂先父者歆之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為洪父傳之非是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按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



所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於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作也 晁氏讀書志云江左人皆以為吳均依託 北史文苑傳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梁時聘于西魏遂留長安周孝閔帝踐阼封義城縣侯 梁書文學傳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障人也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高祖以其書不實焚之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卒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傳子昭胄昭胄子賁字文奐好學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卷數多寡縣殊當另是一書吳均有續齊諧記

刑法志獄刑號為平矣酷吏傳序號為罔漏吞舟之

魚王溫舒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曰號曰聲謂名

然而實否也書法婉而直 何云網漏吞舟之魚乃言文法之寬不當重舉 閩按罔漏吞舟之

魚實言文法疏非刺時也不當與上下並舉○元圻案真西山大學衍義曰刑獄號為平矣號之一辭名然而實否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宣帝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刑獄號為平矣又曰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 隋史傳序漢興破觚而為圓琢雕而為璞號為罔漏吞舟之魚王溫舒傳稍遷至廣平太守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縱

吏督盜賊盜不敢近廣平聲為道不拾遺 顏師古於刑法志序吞舟句下注曰言疏濶於酷吏傳序吞舟句注曰言其疏也

平當傳云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愚謂周勃亞夫

父子為相事業過韋平遠甚班孟堅其忘諸乎 全

昭宣以後大司馬是輔政者乃真宰相所謂丞相則具官耳○元圻案漢書平當傳平當字子思哀帝即位徵當為御史大夫至丞相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又韋賢傳韋賢字長孺宣帝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少子元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元成字少翁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 周勃子呂后時誅諸呂亞夫于景帝時平吳楚

藝文志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

臣愚謂忠臣傳當在史記之錄而列於陰陽家何

也七畧劉歆所為班固因之歆漢之賊臣其抑忠

臣也則宜 何云于長之書不傳其列陰陽家也必有故無取橫加詆斥 全云何氏過於左袒古人 集證隋志簿錄篇七畧別錄

二十卷劉向撰七畧七卷劉歆撰



董公之名不聞魯兩生之氏不著仁義之說如山川

出雲時雨既降而不有其功禮樂之言如鳳翔千

仞非燕雀之網所能羅古之逸民也元圻案董公注已見漢書叔孫通

傳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張南軒史論曰三老董公之說以為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復三軍之眾為義帝縞素五十六萬之師不約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義立故也董公蓋深知其理故其言又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自留侯而下陳謀雖多而皆未之及嗚呼董公其一時之逸民與王氏通鑑問答出宛葉掩不備以分其力其謀發於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隄主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歟

陳萬年為三公而教其子以調范滂姜敘之母一婦

人而勵其子以義二漢風俗以是觀之全云西京風俗而盡貶之也翟義之母知其子之有禍而不肯去則亦賢矣元圻案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路遺外戚

許史傾家自盡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萬年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謂也萬年乃不復言後漢書黨錮傳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捕滂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三國志魏楊阜傳注皇甫謐列女傳曰姜敘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敘為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敘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險結為康報仇未有開阜至歷候敘母說康被害敘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敘敘與阜參議漢書翟方進傳少子義字文仲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舉兵義兄宣居長安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儉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且避害母不肯去後數月敗亦賢婦人也

一梁以折七國之鋒一琅邪以續典午之緒封建可

以支變故何云七國獨非封建乎安平之功以畫邑之王蠲南陽

之興以東郡之翟義翟義注見上節行可以回人心元圻案漢書梁

孝王傳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晉書元帝紀帝諱睿宣



帝曾孫琅琊恭王觀之子也年十五嗣位琅琊王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推帝為盟主太興元年三月愍帝崩問至即皇帝位三國志蜀譙周傳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司馬氏隱謎也史記田單傳贊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使人謂蠋曰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田單破燕復齊七十餘城齊襄王封單號曰安平君晁无咎嘗非太史公不為王蠋立傳胡子知言郡縣天下可以支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支承平可以支變故

辛慶忌之救朱雲張萬福之拜陽城服儒衣冠者亦

可媿矣

全云慶忌先嘗救劉輔○元圻案容齋隨筆九漢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廷獄左將軍辛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史不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爭朱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請為可羞也唐書張萬福傳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以儒業不顯乃學騎射以別校征遼東有功累遷泗州刺史召拜右金吾將軍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齡事伏闕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徧掛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

序曰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武帝時按道侯韓說之救倪寬事見劉向傳亦辛張之比

功臣表靡有子遺耗矣孟康曰耗音毛顏師古曰今

俗語猶謂無為耗馮衍傳飢者毛食注案衍集毛

字作无今俗語猶然或古亦通乎

繼序按文選注引蒼頡篇云耗消也越人多謂

無曰耗

集證齊書經籍志梁有漢書孟康音九卷

衛綰以戲車為郎

師古注戲車若今弄車之役

鹽鐵論

除狹

賢良曰戲車

鼎躍咸出補史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鼎躍東方朔

所謂鼎官鄒陽所謂鼎士也

全云鼎躍或云承上文言之猶云治躍○元圻案衛綰傳綰代

大陵人也曰戲車為郎事文帝醇謹無它景帝立膠東王為太子召綰為太子太傅代桃侯舍為丞相東方朔傳夏育為鼎官注今殿前舉鼎者也鄒陽傳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注鼎士舉鼎之士也



武紀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之

注不載五屬國之名原注表云三年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

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注應劭曰音邱慈天水治勇士五

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案地理志三水龜茲勇士蒲澤皆曰屬國都尉治唯日勒抵曰都尉治無屬國

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

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閻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注可見胡三省註通鑑

地理歸太僕稱曰佳然於五屬國此等亦不暇細析似遜王氏此余每悼惜其通鑑地理攷一百卷之失傳也全云胡氏注通鑑實成於吾寧之甬上見表清容集不知何以不見深寧權史之書是時宋室初亡深寧蓋杜門不接後進也繼序按胡身之寶祐四年進士出深寧之門集證宋錢文子補漢兵制武帝征伐之餘夷狄衰耗於是即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為屬國置屬國都尉領之陳元粹注引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按與閻說合考宣紀五鳳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王武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按匈奴傳元鳳三年張掖屬國都尉郭忠發兵擊匈奴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黎汗王忠封成安侯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掖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矣書此俟詳考○元圻案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成安嚴侯郭忠以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黎汗王侯昭帝元鳳三年二月癸丑封與匈奴傳合

張良張仲三十代孫張老十七代孫原注張氏譜云仲見詩老見春秋禮記閻按

索隱云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余謂以大父開地父平相韓凡五世則公族之說當信又云張氏譜亦從唐宰相世系表來但代數則其所授出者何云按張氏譜必唐以前相傳舊譜故王氏引之閻謂其從唐書來恐非然後漢書謂張皓出於留侯尚不可甚信况其絕遠者乎班孟堅作張湯傳不取馮商語斯卓矣又云此等語注漢書者所不取以其附會無據耳○元圻案張湯傳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闕焉後漢書張皓傳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祖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

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但記自

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下云逮於祖先所出則茂爾無聞序傳篇文今攷之本

傳未見其為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

以春秋所諱持為美談下云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傳不亦愧乎亦序傳篇文恐

未必然意者相如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



以為自敘歟全云或者相如集原有自序而其體正不必如遷雄所為自敘傳具在其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為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奪尋固于馬揚傳末皆云遷雄之自敘如此至於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故使言無蓋一其例不純浦起龍史通通釋曰伯厚似未見此節而云然又序傳篇釋曰漢書相如本傳無自敘明文證之後史知其言固有本隋劉焯傳自為贊曰通儒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卿鄭康成等皆自敘風徽傳芳來葉云云蓋子元之前古人已言之矣

桓譚新論漢百姓賦斂一歲為四十餘萬萬吏俸用

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為禁錢少府所領園

地作務八十三萬萬以給宮室供養諸賞賜見太平御覽六

百二十七漢財用之數大畧見此何云漢無養兵之費故經賦有餘羨

何武曰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李尋曰淮南王作謀之

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今人多以淮南寢謀稱黯

而不及青才能不若節義也原注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其語見吳步騭疏何云吾家汜鄉

語本伍被對淮南語全云淮南王傳亦嘗有謀刺殺大將軍青之語汲黯傳則固有憚黯之語魏志徐奕傳亦有此語不止步騭疏也○元圻案漢

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難勝於無形又李尋傳尋字子長平陵人也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上書曰臣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

有汲黯公孫宏等不足言也宏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况亡宏之屬乎又伍被傳淮南王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

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皆禮與上卒有恩眾皆樂為用騎士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習將兵未易當也王曰夫參太子知略不

世出非常人也且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

迺可舉事又淮南王長傳王銳意欲發欲如伍被計使人為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說丞相宏下之如發蒙耳三國志

魏徐奕傳太祖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王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

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又吳步騭傳騭上疏曰汲黯

在朝淮南寢謀都守邊何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蘇子由元祐

元年二月上疏曰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實兼取二說

西漢末郭欽蔣詡栗融禽慶蘇章曹竟不仕於莽原注見

卓茂與孔休蔡勳邕其元孫也劉宣龔勝鮑宣同志不

仕莽時原注見卓茂傳王皓王嘉並棄官原注見李業傳漢史不能表



而揚之為清節傳而僅附見其名氏然諸君子清風肅然立懦夫之志於百世之下不待傳而彰何

無他事蹟但宜於他傳中附見宋金二史紛煩無統皆此等議論啓之勸懲不在傳之有無也 今云何氏但欲為班固後故作此語漢史不傳忠義自是大關畧事如何武鮑宣不附莽而死者也彭宣王崇龔勝郝漢梅福逢萌不附莽而去者也辛慶忌之三子不附莽而死者也崔義賈萌張允諸人討莽而死者也龔勝不應徵而死者也孔休薛方郭欽蔣詡栗融龔慶向長蘇章蔡勳不附莽而隱者也曹竟不附莽而死者赤眉李業王皓王嘉譙元不仕莽而死者公孫述其中有事蹟者蓋十之六若為立傳當勝於儒林諸公之寥寥遠甚宋金二史之紛繁其失豈在此哉且班史嘗為毫無事蹟之馬宮作傳則吾不知蒙奉之徒何以發明作者之義云又云高固不仕莽淮陽太守殺之見魏志註中所引陳留者舊傳合孤整不仕莽見周書 盧月氏西漢節義傳題詞曰水經注有豫章太守賈萌討莽而死陳留風俗傳有淮陽高固不附莽而死合孤德菜北周書及唐史宰相世系表有建威將軍令狐邁豫於東郡之難而死 齊氏召南漢書考證曰鮑宣傳特附薛方等七人皆不仕莽世清節著名者據後漢書卓茂傳茂與孔休等六人同志又申徒剛宜秉王丹王良郭丹蔡茂及陳寵之曾祖咸各見本傳而儒林傳載高詡包咸獨行傳載譙元李業王皓王嘉劉茂逸民傳載向長逢萌王君公周黨譚咸殷談王霸戴遵皆立志較然不污新室爵命宜與薛方諸賢牽連

書之乃莽大夫揚雄一傳累牘連篇而於諸賢聊表一二此則班氏之失也案後漢書胡廣傳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蔡茂傳郭賀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清節不仕王莽楊震傳父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儒林傳牟長不仕王莽高詡父容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注丹字子玉王莽時嘗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孔億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莽為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方術傳郭憲字子橫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而焚之逃於東海之濱水經注十一易水出西山寬谷中東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從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此山故其舊居世以為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蓋才安熹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五王也又十七汧水又東南逕隃糜縣故城南昔郭欽耶王莽之徵而遷跡於斯趙氏金石錄十八漢禮殿記跋尾云華陽國志有文參字子奇不從王莽公孫述光武嘉之以上諸賢皆厚齋所謂當表而揚之為清節傳者故附著於此

論衡 別通 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

問百官百官莫知 問按蘇武傳監上有廡字如淳曰移園中有馬廡武為之監也 集證按新序節士篇孝武皇帝時以武為移中監使匈奴亦無廡字疑古本漢書如是又按論衡別通篇云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



又須頌云司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子長紀黃帝

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

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頗可觀見今子雲書不傳

宗之字也官睢陽合

苟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畧依古禮尊

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見本注引仲舒對策愚

謂制度之別必有其書非但正法度別上下之對

也春秋繁露有度制篇元圻案繁露第二十七一作調均篇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法真歷年不窺園趙昱歷年潛

思不窺園門

閩按謝承後漢書作園。案見三國志陶謙傳注。

桓榮十五年不窺

家園何休不窺園

閩按後漢書作門

者十七年

元圻案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不窺

園二董仲舒後漢桓榮趙昱厚齋蓋補其所未及。北史儒林傳劉炫與信都劉焯閉門讀書十年不出。

號萬石者五家漢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號萬石君

馮揚為宏農太守八子皆為二千石亦號萬石君

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母號萬石嚴姬秦襲為

潁川太守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號萬石秦

氏唐張文瓘為侍中四子皆至三品號萬石張家

閩按南宋廖剛子四人仕皆秉麾節號萬石廖氏方樸山云石奮之稱萬石君不獨以家有五入官二千石直并其姓稱之故景帝開口即曰石家而武帝詔亦曰萬石君先帝尊之萬石之號出自天子又連姓氏為文故可傳後此諸家便少味。元圻案漢書石奮傳奮為諸侯相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後漢書馮勤傳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



也。曾祖父場宣帝時為宏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三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石君焉。漢書酷吏傳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為河南太守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因數責延年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媼。後漢書循吏傳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為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唐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七張文瓘初為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為萬石張家咸以為福善之應。唐書張文瓘傳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徙魏州之昌樂高宗時拜侍中四子潛為魏州刺史沛為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史記汲黯傳黯姑姊子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子由為中散大夫家至二千石者六七人。三家亦可號萬石。王楙野客叢書數萬石止及石奮嚴延年馮揚而遺秦襲趙崇約雞肋編所載與此條同。

漢丞相再入二人周勃孔光御史大夫再入三人孔

光何武王崇案公卿表審食其亦再入為丞相後漢太尉再入二人劉

矩馬日磾劉寬黃瓊段熲龐參亦再入為太尉三入一人胡廣司徒再入

二人魯恭胡廣楊賜亦再入司空三入一人牟融司空再入三人尚有

劉寵楊賜黃瓊唐宰相再入五十七人長孫无忌至裴樞三

入十二人武承嗣至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

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允

宋書禮志云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

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其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

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并南

北之祀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

愚謂四事唯喪紀廟制先儒議其失何云南北亦有異論○元圻案漢書

文帝紀後元七年遺詔曰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曰破業重服曰傷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列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曰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曰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五日纖七日釋服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年注漢禮制度曰光武都洛陽遵合高祖至平帝為一廟



藏十一主於其中祭祀志建武二十六年張純奏祖宗廟今宜呂時定上難復立廟遂合祭高祖廟為常 三國志魏武紀注魏書曰太祖以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故預旨制終亡衣服四篋而已 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有司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從之 荀悅漢紀論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虧大化非禮也胡氏讀史管見曰行而有悖于天有累于身雖父命不可從也從之則成父之小欲而隳父之大仁君子不謂之孝况三年之喪仁人君子所以事天成身之本非父之所得令者乎

揚雄河東賦載本傳羲和司日顏倫奉輿注倫古善御者

愚嘗考韓詩外傳二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

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至於顏倫

今外傳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

之此顏倫善御之事也書此以補漢注之闕

秦亡於嬰而莽立嬰以嗣平速漢之亡也元圻案趙高弑秦二世乃立二

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沛公破秦至灞上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事詳史記秦始皇本紀 王莽傳平帝崩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相為後迺選元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立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張竦答陳遵曰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工陳無已為

秦少游字序云行者難工處者易持呂成公書趙

忠定父行實後云處者易持出者難工皆本張竦

之意元圻案遊俠傳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遵與張竦俱為京兆吏相親友常謂張竦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意自恣浮

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 陳后山集十一秦少游字序云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於是字以太虛以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常試以語公又以為可於子何如余以為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倖之且夫二子或進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仁矣然行者難工處者易持較之之智得不如少游之拙失也 呂成公遺集六書趙路分行實後云趙侯至性馴行降洽飭備蹈儒者之所難自著作君以昌言冠大庭世或謂隱德待其子而發是殆不然侯之所以自致者如水必寒如火



必熱政使名不出家於侯何損乃若著作君忠愛敦篤之意隱然行於政事文學之中其所從來遠矣處者易持出者難工馳騁當世萬變錯陳其視前人之素風淳矩若奉槃水而涉春冰然則著作君之紀載豈徒顯揚為不朽計哉抑將游洪源景高山畫誦夜思期無忝所生云爾

楊盈川隰川令誌云代恭王子子郢客為侯周益公

刊文苑英華校正以為楚元王子郢客為侯今云

代恭之子未詳愚按漢書王子侯表土軍侯郢客

代恭王子此盈川所用也元圻案楊炯川縣令李公墓誌曰公諱嘉字大善隴西成紀人也遷隰

川令晉獻公之子夷吾是邑代恭王之子郢客為侯唐書文藝傳楊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出為梓州司法參軍遷盈川令周必大文苑英華跋曰文苑英華雖秘閣有本然舛誤不可讀嘗屬荆帥范仲藝鈞俸丁介稍加校正晚幸退休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詳註逐篇之下案今有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十卷自序云益公退老邱園命以校讐考訂商確用功為多云云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

廷肅焉見酷吏嚴延年傳呂成公謂大哉延年之奏也自夷

齊之後一人而已沙隨程氏謂延年女羅紉為昌

邑王賀妻生子女持轡惟漢人風俗之厚故不以

為嫌全云羅紉事見昌邑王傳又云此別一嚴延年也沙隨誤矣又云是時有二嚴延年其劾奏霍光者時為侍御史後為太守坐誅漢書有傳字次卿其以女適賀者乃執金吾也見於漢書百官王元石名介金公卿表字長孫故昌邑王傳特稱其長孫之字以別之

日宣帝時有大議論三延年以不道劾光夏侯勝

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後世

有所不能原注劉應起時可奏疏謂當使近習畏輔相輔相畏臺諫若申屠嘉能使近習畏之若嚴延年能使輔相畏之○元圻案

武五子傳臣敞闕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紉前為故王妻夏侯勝傳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羣臣大議廷中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武五子戾太子據傳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諡號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

帝羣臣大議廷中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亡德澤於民不宜立廟樂武五子戾太子據傳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為孝宣帝帝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諡號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親諡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



鼂錯對策首云平陽侯臣宙等所舉賢良方正太子

家令臣錯見本傳自言所舉之人及其官爵無所隱漢

制猶古也自後史無所紀唯唐張九齡對策首云

嗣魯王道堅所舉道侔伊呂科行祕書省校書郎

張九齡自糊名易書之法密不復見此矣道堅魯

王靈夔之孫本傳稱其方嚴有禮法是以能舉九

齡而秉史筆者不書於傳僅見九齡集元圻案漢書曹參傳高祖六年

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參子宙嗣侯唐書高祖諸子傳魯

王靈夔子藹藹子道堅嗣道堅方嚴有禮法闔門肅如也又張九齡傳九齡

字子壽韶州曲江人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為左拾遺

又張說傳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湛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

署乙等元盛如梓老學叢談謂宋自淳化中立糊名之法誤也又云祥符

中立騰錄之制當更攷容齋續筆十二張九齡以道侔伊呂策高第以登

科記及會要考之蓋先天元年九月

皇甫謐高士傳云成公者成帝時自隱姓名常誦經

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

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天子何能何本無能字逆

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

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

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

二篇班史逸其事孟堅譏太史公之退處士而不

為逸民立傳是以有目曉之論方樸山云士安諸書止可博異說不得接以駁班史

之闕全云此頗疑其不實後漢所傳樊英語亦相類過於傲上故通鑑刪

高帝紀羣臣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

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此謚議之始



也崔駰章帝諡議見太平御覽

集證御覽五百六十二禮儀部崔駰章帝諡議曰臣聞號

者功之表諡者行之迹據德錄功各當其實孝經曰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唐書數堯之德曰平章百姓言天之章德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魯慶文王綱紀四方又曰德彼雲漢為章於天喻文王聖德有金玉之質猶雲漢之在天也舉表析義四方德附矣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臣愚以為宜上尊號曰章

歐陽子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曰始為朋黨之論者甚於作俑愚攷

漢史

蕭望之傳

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同心謀議宏恭石顯

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欲專擅權勢朋黨二字始見

於此遂為萬世之禍可謂一言喪邦

何云西漢宦者始為朋黨之論東漢宦者

大興鉤黨之禍集證陳霆雨山墨談王厚齋謂朋黨二字始見班史余按逸周書載穆王作史記以自警云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朋黨字當始於此○元圻案管子參患篇行邪者不變則羣臣朋黨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戰國策蘇秦說趙肅侯曰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史記蘇秦傳同亦先於班史

何武為沛郡太守決富家翁之子之訟奪女財以與

子謂翁之思慮宏遠乖崖

問按乖崖張詠號全云張忠定公詠

斷杭民子

婿之事其意類此

原注事見風俗通錢氏大昕曰今風俗通無此太平御覽引風俗通有此集證太平御覽

六百三十九引風俗通曰沛郡有富家貨二十餘萬小婦子年裁數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得其辭因錄女及聲省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登復貪鄙畏賊害其兒又計兒小得此則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而實寄之度此遺以劍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聲必不復還其劍當問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仲展此翁何思慮宏遠如是乃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強女惡聲溫飽十歲亦以足矣於是論者乃服宋景文張忠定公行狀公之牧餘杭也富家子與婿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婿曰彼先子有貽命婿也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酌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冲孺託養於婿苟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婿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婿於是二人號慟以為神明○元圻案韓魏公張忠定行狀王君玉國老談苑亦載其事其辭略同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為二人譙周古史攷許由夏常



居巢故一號巢父則巢許為一人應休璉又謂之

山父元圻案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冑書曰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會

居巢故一號巢父厚齋蓋據此注也案陸士衡演連珠注又引古史考曰許由夏常

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淡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由不肯就時人高其無

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是譙周亦不定以巢

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洗耳

儒林傳毛莫如少路閻按杜欽李宋景文公筆引蕭該音

義案風俗通姓氏篇混沌氏太昊之良佐漢有屯

莫如為常山太守今風俗通此篇已佚○全云儒林按此莫

如姓非毛應作屯字音徒本反何云古人書屯字愚按

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

氏河顏師古注屯音大門反而隋室分析州縣誤

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閻按隋地理志館陶下

廢則非以此證之則毛屯之相混久矣屯之為氏於

此可攷廣韻云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原注徒渾

音不同○元圻案隋書經籍志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監博士蕭該撰

史儒林傳下蕭該蘭陵人梁鄒陽王恢之孫少封侯侯荆州平與何妥同至

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

王式以詩授褚少孫褚氏家傳云即續史記褚先生

原注沛人為博士○案此條本陸氏釋文敘錄○全云少孫續史記極口諛

霍大將軍頗近於佞蓋喪其師傳矣○元圻案漢書儒林傳王式字翁思東

平新桃人也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

問經數篇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四庫全

書史記擧要曰據張守節正義引張晏之說以褚少孫為潁川人元成間為

博士又引褚顓家傳以為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沛事大儒

王式故號先生○說不同然宣帝未距成帝初不過十七八年其相去亦未

田何子裝見儒林傳釋文序錄作子莊原注高士傳云字莊○元圻案

皇甫謐高士傳田何字子莊齊

田何字子莊齊

田何字子莊齊



人也自孔子授易五傳至何惠帝時何年老家貧守道不仕帝親幸其廬以受業終為易者宗

樓護傳云論議常依名節東萊史謂居五侯之門而

論名節猶為盜跖之徒而稱夷齊也陳羣為曹操

椽而傳云雅杖名義其能免樓護之譏乎何云陳長文二國名

臣未可輕議○元圻案漢書游俠傳樓護字君卿齊人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 三國志魏陳羣傳羣字長文穎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羣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椽在朝無適無莫雅杖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魏志建安二十年始制名號侯裴松之謂今之虛封

蓋自此始按漢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顏注云

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坐受

爵則虛封非始於建安也閩按杜佑於楚漢字上增戰國之際尤包得全○元圻案魏武帝紀注引

魏書曰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爵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 史記傳寬傳賜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又靳歙傳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至三年始賜食邑四千三百戶則前此亦虛封也 宋書裴松之傳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博覽墳籍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紀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 程大昌演繁露亦引裴松之注為虛封之始

崇文總目史雋十卷漢雋之名本於此元圻案書錄解題目錄類崇文總目

一卷景祐初學士王堯臣同聶冠卿郭續呂公紳王洙歐陽修等撰定凡六十六卷諸儒皆有論議歐公文集頗見數條今惟此六十六卷之目耳題云紹興改定 唐書藝文志雜史類鄭曉史雋十卷 書錄解題類書類漢雋十卷按蒼林賦撰以西漢書分類為十五篇皆句字之古雅者雋者蓋取雋水之義也 漢書劇通傳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注雋肥肉也言甘美而味深長也則史雋之名當取諸此

壺關三老茂漢武故事以為鄭茂顏師古曰荀悅漢

紀云令狐茂今漢紀本脫令狐茂三字御覽上黨

郡記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元圻案壺關三老茂上書言侯太子寃事見漢書武五子傳



四庫全書總目小說類漢武故事一卷書本題漢班固傳然史不云固有此書隋志著錄傳記類中亦不云固作是公武讀書志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於王儉唐初去齊梁未遠常有所考也太平御覽五百六十載上黨記曰台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台狐終即此葬焉今俗名其山曰台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台狐度者是也水經漳水又東過壺關縣北注云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輿訟衛太子即邑人也姓名俱不同

張敞集朱登為東海相遺敞蟹報書曰蘧伯玉受孔

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敞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

曷敢獨享之見太平御覽四百七十八其言有儒者風味何云蟹字未有用此者○元圻

案張敞傳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隨宣帝徙杜陵呂正違忤霍光及山雲以過歸第上封事言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其識見似出邴魏之上

宣帝以刑餘為周召非特宏石也平恩侯亦刑餘而

魏相因以奏事注見卷一戚宦之禍漢自宣帝始也何云此等議論

酷似致堂又云霍禹秉政霍山復領尚書事不因平恩封事何由得達一不密則身危而國家從之奈何妄議也又云宣帝起里閭所依惟外家舍王史

而獨因平恩專欲發其殺后之謀也議者讀史不熟耳全云弱翁是時為御史大夫何不請獨對乎畢竟是有借助之意○元圻案張南軒史論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累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此詭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漢書蓋寬饒傳宣帝時上書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日月刑餘為周召呂法律為詩書又外戚傳孝宣許皇后父廣漢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輦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後封平恩侯

宣紀神爵三年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通典職官十七引應

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

雖欲絜身為廉其勢不能可以什率增天下吏奉

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二與漢紀不同元圻案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

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苟悅漢紀云其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與漢書合杜君卿曰應劭注漢書曰宣帝益吏俸什二而漢書言十五兩存其說耳



黃霸傳鵲雀顏氏注當為鵲徐楚金攷說文當為鵲

元圻案漢書循吏傳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也五鳳五年代邴吉為丞相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注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鵲也師古曰此鵲音芬字或作鵲此通用耳鵲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虎賁所著也鵲色黑出上黨以其鬪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說文繫傳四十卷南唐徐鉉撰錯字楚金廣陵人官至右內史舍人宋兵下江南卒於圍城之中事迹具南唐書本傳宋景文筆記師古曰此鵲音介今官本誤作芬鵲字作鵲鵲亦音芬鵲鳥聚貌非鳥名也予見徐本亦如此改定王汾原煦曰顏氏家訓引說文云鵲雀似鵲而音出羌中即小鵲所本也玉篇亦作鵲集韻音分今徐鉉繫傳作鵲徐鉉本同別有鵲字訓為鳥聚非鳥名也

皇極經世書惠帝崩立無名子為帝原注王陵爭非劉氏而王而宮中已有非劉氏

而帝者矣何云非劉注閻按竊以國既有之家亦宜然此余所以痛也詳尚書古文疏證卷二十七條○元圻案漢書外戚傳孝惠張皇后無子崩太后遣使陽宮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太后下詔廢之更立恒山王宏為帝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為王問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

賈捐之上書罷朱崖杜佑云捐之誼之孫漢書本傳云誼之曾孫高

見實類其祖全云可惜捐之晚節○元圻案漢書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曾孫元帝即位召待詔金馬門初元元年珠崖又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迺從之捐之後坐與楊興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竟坐棄市

漢之劉歆魏之元韶賣宗國以徼利而身亦不免小

人可以不戒矣閻按元韶事不見魏書列傳見北齊書及北史全云此切齒於趙孟傳之輩也○元圻案劉歆為王莽腹心

封歆為國師嘉新公後歆怨莽殺其王子與王涉董忠謀泄自殺事詳王莽傳北齊書文宣紀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下詔歸帝位於齊使彭城王元韶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漢魏故事又元韶傳韶魏孝莊之後襲封彭城王齊天保元年降爵為公文宣謂韶曰光武何故中興韶曰為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韶幽於京畿地牢絕食啗衣袖而死

張文潛文帝論謂絳侯之迹異於韓彭者無幾文帝

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其說太過賈誼陳政

事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乃正論也元圻案漢書周勃傳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



誅諸呂迎立孝文帝即位呂勃為右丞相居十餘月謝病歸相印上許之  
歲餘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  
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呂見其後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  
治之文帝朝太后呂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絳侯帝璽將兵於北軍不呂此時  
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即文帝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 張氏未漢文  
帝論絳侯以英雄之姿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于保傅之提嬰兒如是  
而不驕者伊周之所難也驕則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  
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驕蹇之所致而絳侯之迹異于韓彭者無幾耳  
豈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恃鋤去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  
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為愈也

揚雄自比孟子而校獵賦乃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

之徒學孟子而尊楊墨與法言背馳矣 何云詞賦不當如此論又云按

羣公常伯則左右諛臣豈有遠見楊墨之徒又異端不知聖賢之業者也自  
方將上獵三靈以下云乃雄自申其作賦以諷之意讀者遂疑其尊楊墨  
耶○元圻案法言吾子篇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後之塞路  
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揚雄羽獵賦曰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  
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  
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以至加勞三皇勗勤五帝立君臣之節崇  
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云云誠如義門之說然義門遂以此  
許雄能斥揚墨而比孟子乎

樓護之執呂寬小人之不義者也不當傳於游俠法

言獨稱朱家之不德以為長者樓護朱家之罪人

也 問按樓護厚於呂公而薄呂寬豈李西淮樂府所歎元是五侯門下史  
者耶○元圻案漢書游俠樓護傳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  
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  
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  
輝光又曰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遂養呂  
公終身又朱家傳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既隱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 法言重黎篇或問長者  
曰蘭相如仲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  
之通使

讓美德也然當審其是非趙充國不歸功於二將軍

君子以為是顏真卿歸功於賀蘭進明君子以為

非 元圻案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眾人皆以  
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曰破壞然有識者曰為虜勢窮困兵雖  
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  
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



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  
呂其意對上然其計 容齋五筆曰顏魯公起兵平原合眾十萬既成魏郡  
唐邑之功矣是時進明為北海太守亦起兵公以書召之并力進明度河公  
每事咨之軍權始移遂取舍任意以得招討 呂成公禠說曰顏真卿讓賀  
蘭進明此是書生顧辭讓却是關於事機

劉道原通鑑外紀自序曰歷代國史其流出於春秋劉歆敘七

畧王儉撰七志史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

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緒七錄記傳錄記史傳由

是經與史分元圻案劉歆七畧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註已見卷五  
三十七頁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

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故司馬殿省門闥至

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閩本作  
不能著鉤

帶入房原注太平御覽 見三百五十四卷 集證隋志刑法類漢名  
臣奏三十卷唐志二十九卷

匈奴遺漢文帝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又曰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見匈奴傳突厥致書隋文帝

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

河沙鉢畧可汗閩按沙鉢畧隋書作始波羅 程易田云伊利俱盧  
所謂雙聲疊韻也伊俱利盧為雙聲伊利俱盧為疊  
韻然以三十六字母言之伊為影母屬喉俱為見母屬牙牙喉不同今證之  
以此二字不得別為兩聲蓋信戴東原斷以見為喉之發聲影為喉之收聲  
為得自然之音位也○元圻案隋書突厥傳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  
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丁於鐵作金  
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為號高祖遣開府徐和平使於沙鉢畧  
沙鉢畧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  
盧設莫河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 倭王遺煬帝書曰日出處天子致  
書日沒處天子

西山先生跋劉深父  
杯水篇稱天台劉深父每舉史傳數百千

言漢許后上成帝書於班史為隱僻處學者多不

道一日對客誦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及設為



屏風張某所等語俱見外無一字差

原注前輩讀史精熟如

文蓋此書自絕妙也○元圻案漢書外戚傳下孝成許皇后傳時上省滅椒房掖庭用度皇后迺上疏曰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更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妾被服所為不得不如前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緇妾以詔書矣又曰今吏甫受詔讀記直豫言使后知之其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今但損車駕及母若未央宮有所發遣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邪

李靖曰張良所學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

武是也光武詔報臧宮馬武引黃石公記

案章懷注云即張良

於下邳圯上所見

隋志兵家有三略三卷

原注館閣書目云恐後人依託為之近

世有素書一卷六章曰原始曰正道曰本德宗道

曰求人之志曰遵義曰安樂

今本作安禮

晁公武

讀書志云麗

亂無統蓋采諸書成之

原注謂晉有盜發張良冢者於玉枕中獲此書亦依託也何云今世玉枕蘭

亭玉枕之義本此亦謂其出自昭陵也

初學記又引黃石公陰謀祕法

元圻案唐書李

靖傳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官司徒并州都督封衛國公後漢書臧宮傳建武二十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請伐匈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府也四庫全書總目兵家類素書一卷舊本題黃石公撰宋張商英註後序稱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得之始傳人間晁公武謂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唐徐堅初學記職官部御史大夫下引黃石公陰謀祕法曰災或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收捕糾正

董仲舒在建元初對策

案建元武帝初元年號也年號自此始仲舒對策在元年

願興太學

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傳謂立

學校之官自仲舒發之攷之武帝紀建元五年置

五經博士此所謂學校之官也元朔

武帝三次改元年號

五年

始有禮官勸學之詔於是丞相宏請為博士置弟

子員儒林傳所載其著公令也詳於取而略於教



不過開祿利之塗而已明經而志青紫教子而擬  
籛金孰知古者為己之學哉儻以仲舒為相使正  
誼明道之學行於時則學者興於禮義庶幾三代

之風豈止彬彬多文學之士乎

全云明經而志青紫是夏  
侯勝語教子而擬籛金見

韋賢傳○元圻案漢書儒林傳序公孫宏曰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  
靡然鄉風矣宏為學官悼道之鬱帶適請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目  
禮風之巨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怒焉故許延天下方  
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曰為天下先太常議  
子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曰厲賢材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云云制曰  
可自此目來公卿大夫士史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夏侯勝傳勝每講授常  
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韋賢傳鄒  
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籛不如一經魏了翁跋楊子謨所題趙子安一經閣  
詩曰謂籛金不若一經此鄒魯諺語也近聖人之世之居皆未遠也其詞氣  
已全不類鄒魯問語雖當時魯之大儒如夏侯長公輩亦不過以取青紫教  
授諸生蓋自漢武設科射策勸趨利祿後學所志大抵若此况於俚諺自無  
足貴况於它邦以及後世又從可知

韓信無行不得推擇為吏陳湯無節不為州里所稱

主父偃學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

士大夫以為愧

注見卷一

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也是

以禮官勸學則曰崇鄉里之化

元圻案韓信傳韓信淮陰人  
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常從人寄食陳湯傳湯字子公山陽瑕邱人也少好  
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句貨無節不為鄉里所稱主父偃傳主父偃齊國臨  
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  
排擯不交於齊家貧假責無所得

男忠錫孫

孝濬

校字



